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言語一

**原**釋名曰言宜也宜彼此之意也語敏也敏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原**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尚書**曰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毛詩**曰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又曰子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禮記**又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老子**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又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 **尸子**曰言美則譽美言惡則譽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珠玉傷人以言甚于劍戟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揚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牆垣之裏良玉不雕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并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原**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新序曰晉文公遂廢而失其迹問農夫老古曰糜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言語二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言語

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閒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  
公恐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取人之言而  
棄其身盜也公曰善哉遂載老古與俱歸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駸茂惡從收器者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聞之曰必駿明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

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曰單子

會韓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

之通萬里之言 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鼓弓欲射之道有行者勸梁君止雁羣駭梁君怒

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齊景公時天旱三年卜曰必以人祀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

今以人祀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今主君以白雁故而欲殺之無異于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

廓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之獵也獨得善言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

孰賢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馬人見之矣浩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

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

無以為已也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于

智莫若蒙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 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

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

言有益乎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史記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僞語者棄

市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又曰石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而信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

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私則吾不受私語 冊

府元龜曰漢表俞清真貴素辨于議論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又曰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

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拊手歎息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言諸葛亮謂

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蜀志曰龐統

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人倫鑑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樹上統桑下共語自晝達夜微甚異之 吳志

曰張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辨捷見知 冊府元龜曰管輅冀州刺史裴徽徵召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

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炎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 世說曰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

書劉太常兄弟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白日欲寢矣 又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

與之語語及元遠未嘗臧否人物 冊府元龜曰昔李密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

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又曰裴頠字季彥樂

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王濟爲侍中每侍見未

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于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 又曰王衍好善元言惟說老

莊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道口中雌黃 又曰阮修好易老善清言王衍當時

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 世說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樂令問王

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各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

亦超越元著 冊府元龜曰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

挹尚書令衛瓘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 又曰潘京至洛樂廣

與京共談累日謂京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時武陵戴昌父子亦善談俱爲

京所屈 原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

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于一言

又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寮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今復玉振干

音語

卷二百六十六 人部 言語

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世說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隆攪筆作一句云蝦蟆躍清池桓問蝦蟆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蝦蟆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介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駉駉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土地人物之美王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澹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嗟我其水泔泔而揚波其人礪砢而英多 又曰殷浩嘗至劉惔所殷理屈而遊詞不已劉亦不復荅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作爾聲語 郭子曰孫盛往殷浩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墮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餐 毋府允龜曰郝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談者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 又曰王濛善清談謝安嘗稱美濛語甚不多可謂令音 又曰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 世說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樹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座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毋府元龜曰謝朗善言元理總角時病新起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道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各士咸愛慕之 又曰宋張敷好元言初父邵使與高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拂塵尾敷曰吾道東矣 又曰南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曰張融字思光元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又曰周顒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滯彌日不解 又曰梁伏曼容在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 又曰范縝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口辯每服其簡詣 又曰何朗早有才思尚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 又曰

陳周弘正善清談梁末爲元宗之冠 又曰後魏崔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欣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諷聽者忘疲 又曰高閻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朝廷廣衆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又曰北齊陸法和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帶蠻音 唐楊綰傳綰雅

尚元言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 唐六帖曰或告馮蓋叛太宗詔將討之

魏徵諫曰盜反未狀當懷之以德蓋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蓋蓋遣智戴入侍帝曰魏徵一言賢于十萬

衆 又曰狄仁傑爲見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

吏語邪 又曰周允元同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 又曰李綱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綱頓首曰潘仁賊也

志殘殺然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 又曰權德輿善辯

論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贊是時帝切于治事無巨細悉責宰相吉甫與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

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通鑑宋紀曰王旦爲首相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

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 又曰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

一言遂以命道輔 道輔嘗率諫官諫廢郭后 又曰狄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

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 又曰蘇軾改常州團練副使道金陵見王安石曰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

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

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 又曰王庠常作經說寄蘇軾軾復曰

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 又曰徽宗自政和以後多微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帝得疏出示宰臣令

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 又曰靖康

初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又曰胡安國

在中書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

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 又曰兵部尚書孫傅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

謂

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憲國崇觀法憲奸時謂名言 又曰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以為東京留守 又曰宗澤授岳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又曰元邪律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又曰孟珙字璞玉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 類林曰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又曰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驢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獨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元忽辛傳曰至元初辛以老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授兵部郎中

言語三

**身文** 口實 左傳介子推曰言身之文 自口 出身詩好言自口 有徵 無瑕左傳叔向曰君子

**階亂** 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 為詩 作又發言為詩 無文 詩其容不敗出言有章 惟口 在耳書細惟

**立言** 慎辭白帖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立言謂身沒言立于世 語次 談叢孝逸落談叢語次 裏言 關說

**流言** 詩如行者有脚津 語塞 談止舊傳董扶發辭論益部少雙 屬耳 世說許詢嘗謂

**軟語** 漢雋受詞關美也 飛芳 唾玉初學記飛芳九霄李詩 造膝 屬耳 金諾 塵

**吐玉屑** 易吉人之辭若含劍刃不致動也 不虛妄 極簡要

**擄霧** 爛霞 **飛玉** 初學記飛玉九霄李詩 **屬耳** 世說許詢嘗謂

**爛霞** 類書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不虛妄** 極簡要

**爛霞** 類書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不虛妄** 極簡要

**爛霞** 類書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不虛妄** 極簡要

**爛霞** 類書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不虛妄** 極簡要

**爛霞** 類書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不虛妄** 極簡要

**爛霞** 類書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不虛妄** 極簡要

曹所惡公不勞見新愷應舉曰雖復零兩自天終待雲與四岳  
言言語語 穆穆皇皇 禮記 大辨若  
言得言不知揚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言言語語 穆穆皇皇 禮記 大辨若  
言得言不知揚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虛枯吹生 懸河瀉水 類書後漢郭象清語如懸瀉水吹生  
唯敘寒暄 善言雅俗 晉王獻之  
避以辨論為業善敘名理詞氣清揚冷然若琴瑟  
與兄談如操節道元經二川支張貫穿周匝無有間斷  
知之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言俗事知之唯五代孫晟為已出口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坐客問曰何以  
風生聽古忘倦 謝安人二兄多言俗事知之唯五代孫晟為已出口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坐客問曰何以

道平子絕倒 世說王丞相導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且忘疲士少祖約字  
口雌黃 醉後酬答 山堂肆  
一言醉後酬答吃對客不能 戴良尚奇 叔實入真 我獨步秋衣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謝安祖之  
疾簡于言對時人歎曰 奉揚仁風 善言元理 續晉陽秋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謝安祖之

庶幾謝明 敕疏取語 依方辨對 語林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一柄扇贈之宏應聲答曰飯當奉揚仁  
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識競設異端百家 音辭整飾 文采葩流 世說都下還東山經吳中  
五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音辭整飾 文采葩流 世說都下還東山經吳中

然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音辭整飾 文采葩流 世說都下還東山經吳中  
餘有 吐納風流 理致清遠 張緒 山堂肆考晉太保王祥辛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 為有為無  
忽來忽去 南史王份傳梁武帝嘗問羣臣意忽為無王份曰陛下應聲曰以為無體至理為無 棄苑齊高帝

捷以為 詞氣溫雅 心神融暢 酒確類書司馬彪曰孔融高談令盈溢官曹詞氣溫雅可玩而誦 山堂肆  
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常書司馬彪曰孔融高談令盈溢官曹詞氣溫雅可玩而誦 山堂肆

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不談糟粕 先嚼沈麝 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  
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醜醜於席上曰唐 不出一語 決以數言 蒼舒所藏緒遂良聖  
寧王每與賓客議論先嚼沈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曰唐 不出一語 決以數言 蒼舒所藏緒遂良聖

教序墨跡愛玩不已今日方知蒼舒孤寒 又宋曾魯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臨本為真蒼舒在坐不出一語  
以燦然成文皆 原當喻以正義 豈移于浮辭 鄙小子之狂簡 竊先生之餘論 庶遵季布之諾 宜

附周任之言 苟不戒于三緘 則必達于千里 有金人三緘其口

言語四

附周任之言 苟不戒于三緘 則必達于千里 有金人三緘其口



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又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為氣吹

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于馬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着深而易阻蟻日曠而難航 又王錫大

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伸杖千里之木繪橫海之鱗 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

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又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置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

令詩曰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 又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汛庭方知九垓局窮天豈彌指

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楹餘築樹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原賦**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啼曰操是

太阿戮一作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一作今絕天維北斗戾今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

為車圓天為蓋長劔耿介一作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 又小言賦

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為小言賦者

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輿剖

糝糟以為舟憑蚋皆以顧盼附蟻蠓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一作切蟻肝會九族而同齋猶

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一作景滅昧昧遺形織于蠹末之微蔑陋

于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

為精丘曰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

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髯

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邈迨有急相切逼窺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薛足以為棹筋粒糠而為舟將遠遊

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

乎杪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為前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

稱石人于左邊鄭僑戎服而無魏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于時語語若乃聊城

峻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纔吐數句鄺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繁帶賢百萬之誼諱至于蘭臺

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友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觀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  
盱衡當斯時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書**宋畢仲游與蘇軾書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言  
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

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贊**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馬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速迹一言之賜過乎瓊璧  
末世不敦義與並易言而匪忠退有其適

**原論**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于遠眾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  
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  
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  
言之于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  
辨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  
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  
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箴**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元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羣動無  
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滋彰雷動風駭飛辨雲翔戰國紛擾學霸稱強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懷毒吐  
膏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剪亡爰茲末俗扇風簸揚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邊豆和樂且

康

**原銘**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  
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  
將同人燄燄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絕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

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殺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顯覆厥德可為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為畫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行一

**原** 樞機 枝葉 見上一禮

修行 踐言 翟方進內修行

通介有恒 功行累積 徐景山詳節

行二

**原** 發過見遠 易行發乎遠

三行 師氏教國三行一孝行以親父母二友行

百行 士有百行

行貳 詩

**行** 行過乎恭 行成于內 禮

行成而先 禮 儒行 素行 景行

增 爽行 冊府元龜鮑焦曰吾聞之

**高** 行 通鑑宋張舉字子厚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

德行 講召至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八行 又宋

**元** 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我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

訥 一 口吃并載

**晉** 冊府元龜曰漢李廣訥口少言 又曰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嘗數與翰辯論短長繇為人機捷翰訥臨時

不得作翰佐為稻田守藁草吏 又曰晉朱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

及為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慕容納沈靜深遠外訥內敏 又曰南齊謝朓為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

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又曰焦度為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有餘言

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于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敘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

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又曰後周樊深為太學博士雖博瞻訥于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

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又曰後周樊深為太學博士雖博瞻訥于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

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又曰後周樊深為太學博士雖博瞻訥于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

又曰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隋祖君彥言辭訥澀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 又曰牛弘煬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還拜謝云並忘之 帝曰傳語小辨故非宰相任也愈稱其質直

訥二

**原心辯** 口吃 郭林宗謂劉鴻儒口訥心辯有圭璋 艾艾 期期 漢書周昌期期不奉詔事詳諫白帖 好經術 有才識 詞賦為中興之冠 又晉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 辭藻壯麗 言語澀難 又晉左思貌寢

**原** 才學 又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 魏急口吃言語澀難 訥三

**原吉人辭寡** 易 言事未嘗出口 漢書周勃張相如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 造次不能自達 吳漢字子顏賢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少言 世說魏明帝口吃 少言而沈毅好斷 好音樂 吳志魯恭王餘季年善著書 而善于著書

**原** 訥 又後周王雅少而沈毅木 不能劇談 西京雜記惠莊與朱雲論辯口吃不能對 稜等登 玉泉子唐世進 相時虛拳 其後語而羅翌次乃丁稜稜口吃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穎穎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第須謁幸 竟不能發 其後語而羅翌次乃丁稜稜口吃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穎穎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第須謁幸

**原** 吃怒效已 而後周鄭傳傳傳口吃嘗逐鹿於野失之過牧豎 好讀書 宋孔頴傳頭少骨硬 艾氣 滂遊錄王 城朝曰 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之亦吃偉怒謂效已送射殺之 好讀書 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本傳昨固居宰相口 論人主前 乃周昌韓非揚雄節艾皆吃也 酌據精悉 南齊書崔慰祖口吃 議論詳辨 吃接賓客頗蹇緩議

**原** 更能詳辨 乃周昌韓非揚雄節艾皆吃也 酌據精悉 南齊書崔慰祖口吃 議論詳辨 吃接賓客頗蹇緩議 利口 一失言 誹謗附載

**原** 易曰尚口乃窮 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又曰莠言自口 又曰巧言如簧頰之厚矣 書曰無以利 口亂厥官 又曰罔以辨言亂舊政 禮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灾及其身 又曰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

**原** 子曰君子溺于口 言如瀾水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左傳曰叔向言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 及之 又曰上漏其言下失其臣 又曰富辰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 又曰宮室崇侈謗讒並作 漢楊

**原** 惲傳曰橫被口語 劉向傳曰巧言醜詆 鄒陽獄中上書曰來口鑠金積毀銷骨 唐書音訓曰奇詆巧毀

**原** 惲傳曰橫被口語 劉向傳曰巧言醜詆 鄒陽獄中上書曰來口鑠金積毀銷骨 唐書音訓曰奇詆巧毀

之也誦皆明毀之也以言相毀曰嘗

利口二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 史記曰騶衍之術迂大而宏辨與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騶龍與災較過髡 毋府元龜曰宋王鎮惡討司馬休之既斬休之將朱襄因停軍抄掠及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彊辨有口機隨時酌應高祖乃釋 類林曰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眾疑僧律日過中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又曰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謁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速 毋府元龜曰南齊周顥字彥倫音辭辯麗出口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又曰梁謝幾卿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元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 又曰陳威衮初仕梁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元儒之士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搞辭辯縱橫諸人氣懾皆失次序哀時騁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類林曰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又曰會稽孔珪家列植柳桐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珪善之 又曰魏高祖子名恂愉悅憚崔光子名劭最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利口三 夫言 謗附

搖唇

緩頰 莊子搖唇頰 躁人 辯士 易躁人之辭多 避辯士之舌端

截截

漢書張釋之曰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 書曰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勝論音辨

讓讓

費辭 騰說 禮記不費辭有言無 費辭 梁苑注騰騰地 騰騰口說也 喋喋 郭者舊傳劉子政談論津津甘如飴蜜

鳴張

大也鳴張大語 如鳴象之張 滑稽 諛諧 史記滑稽傳談言好諛諧上以解優畜之

諛諧

諛諧 史記滑稽傳談言好諛諧上以解優畜之 又 口費而煩 舌存自足 張儀事詳舌

有枝葉

給奪慈仁 禮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注虛華之言也 又 口費而煩 舌存自足 張儀事詳舌

卷二百六十六 人部 利口 隱語 詭語 七

美言不信 利口惟賢 老子信言不美 不思若訥 徒務如流 人辯若訥 禪竈多言豈不或中 嗇夫代

對譽應無窮 張釋之詳 失言爽言 漢書爽言以矯清今爽羞 逸口 連言 言其發有逸口 多言數窮 漢書數窮

失辭獲戾 智伯失灌水之言 魏武有斷舌之戒 漢書魏武有斷舌之戒 諱謗理謗 致罪 鍾繇為廷尉聽君父已沒臣

罪 謗書 流言 史記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飛語 浮

言 灌夫傳有飛語惡言聞上注飛語誹謗之 醜點 媒孽 醜點難嬰伏劍為身言被謗也 司馬遷言李陵

隨而推 毛珩下獄 孔融棄市 收珩字孝先人有言見點面古未入官者號曰天不雨為此也

權使有誹謗之 聲聞于外 言不由中 左傳 人胥效矣 我無是乎 彼有人焉 謀于長者 張

鈞草詔 廷珪作詩 通鑑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 去自安之術

效滅族之計 惟君子乃能 非聖人之教 九歌導屈原之情 五噫寫梁鴻之恨 五石失真下和泣

矣 驚驥齊駕伯樂哀之 殺其管叔見賦于鷓鴣 閔于周公用明於狼跋 並白

隱語 麥麴鞠窮 左傳楚申叔袞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嶺 黃絹幼婦 漢邯鄲淳為曹娥碑文蔡邕題其後

已幼婦少女外孫女子 秦客度辭 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度籟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武子

舍人隱語 漢書郭舍人請 庚癸 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魯公孫有山氏有水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 雞肋

曹操出物唯曰雞肋 筆來 通鑑宋施宜生聞人也仕金以翰林學士來賀正且請者備金亮造舟調兵

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 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王烹之

諷諷 諷說文曰諷齊歌也 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抱樸子曰童謠猶助聖人

之耳目况墳索之宏博哉

諷諷 諷說文曰諷齊歌也 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抱樸子曰童謠猶助聖人

之耳目况墳索之宏博哉

諷諷 諷說文曰諷齊歌也 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抱樸子曰童謠猶助聖人

之耳目况墳索之宏博哉

諷諷 諷說文曰諷齊歌也 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抱樸子曰童謠猶助聖人

之耳目况墳索之宏博哉

**原**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歌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新**又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

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替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原**新

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今帶丘墓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口可以出走彼婦人謁可以死

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曷齒今生稻粱 **新**漢書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謠歌思東歸多道

止還者 米至南鄭 在道即止 **原**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較**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

天下 **新**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友黨諸附倚者多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充宗客邪印何累累綬何若若邪 又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五鹿充宗

左遷元菟太守伊嘉為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徒菟去牢與陳石無徒 **原**又曰趙中大夫白公秦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錡如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

斗 又曰馮立為西河上都在職公廉與兄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惠民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

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東觀漢記曰張堪為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詳太 又曰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詳太 **新**又

曰朱暉為臨淮太守人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原**又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新**又曰王渙除河內溫令人為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後百

姓喜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曰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又曰吳祜爲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謡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伏不行畧署焉知人處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荆棘岑君伐之我有蕪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甕  
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閭里歌之曰  
甌中生麀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陳臨爲蒼梧太守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  
參古賢天報施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因爲七言謡  
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楷模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水凌朱季  
陵天下忠貞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才英趙仲經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  
用功曹范滂中人嫉之作七言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  
以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 又曰劉駒除樅陽長以  
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  
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續漢書曰賈琮爲交州刺史百姓安土爲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謡  
曰我府君道教舉思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于音樂三爵之後其  
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諱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捨遺民歌之  
曰徐聖通爲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  
刃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  
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  
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又杜預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經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王隱晉書曰王祥爲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實賴王祥邦  
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餘歲時人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苗圃字道明蔡

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時各有名蔡氏儒雅首葛清

令以仕次宜為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鞍裝楷鞞和嚼刺促不得休

又曰太始中為賈充等謠曰裴賈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劉恭叔異苑曰晉時

長安謠曰秦州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穢穢浮血漂舟張軌擁一方恩威共著

陽者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

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胡烈有惠化百姓謠曰美哉明后雋裕惟寢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暢威振遐域

又曰鄧攸為吳郡守刑政清明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

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世說曰郝超王珣並以俊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

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為之歌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文士傳曰東督太康中大旱

督乃令邑人躬自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

以酬之報東長生

又曰應詹為南平郡人歌之曰亂離既著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

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為桓元所敗休之奔淮

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樓為臨水長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隴城健兒乃謠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

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又曰燕

人龐世為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尅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為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

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所因由性苛刻寡所親 崔鴻前秦錄曰苻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

大霖兩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

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陽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

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原車頴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

鸞栖 原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為汲令開渠澮興造稻田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

澤思惠施以序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

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又曰閻慮字孟度為綿竹令以禮讓為本童謡曰閻君賦政明且昶獨苛去碎以

禮讓 原殷氏世傳曰殷褒為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

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原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劔直前斬羊虎乃各

以其半去時人為之謡曰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隋書曰韓擒虎平陳先是江東有謡曰黃斑

青驄馬發自壽陽埃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

謡相應至是方悟 唐書曰顏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撫恤境內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

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重書勞勉之 通鑑宋紀曰韓琦范仲淹在兵間久號

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

驚破膽

謳謡三

原謡辭晉夏侯湛長夜謡曰日暮今初晴天灼灼今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

停簷隅以逍遙兮盼太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又湛方生懷歸謡曰辭衡門兮至歡懷

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概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兮疑晨風悽悽兮薄暮兩雪兮

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推披津壑兮疑互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

總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况君子兮思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

無梁 陳沈炯獨酌謡曰獨酌謡獨酌獨長謡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

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

然踐九韶彭殤無異葦夷貳可同朝龍蟻非不屈鵬鷄俱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一

**原**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巖也其聲本出于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毛詩序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 **相**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吟二

**原**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莊**子曰矐然立于四墟之通倚橋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依樹而吟據橋梧而暝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聘茂陵人為妾文君作白頭吟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咏書記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其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為樂也 蜀志曰諸葛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樂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城郡觀水別有一溪其傍有白馬塞孟達登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為上

觀吟彼方人猶傳此聲韻慢激其哀思之音乎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列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行及行路難之屬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充女見壽心甚悅之內懷存想發于吟咏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 唐書曰蔡允恭有風采善吟咏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

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明**詩小傳曰陳鳳字羽伯嘗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小猿得詩擁膝自吟與猿聲相應

吟三

**後**漢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斂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口口我顧傲世

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奮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飄颻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鳥雙飛

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一

說文曰嘯吟也 又曰嘯感口出聲也 嘯旨曰嘯者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 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 道者重矣 又曰嘯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鶯之類 雜字解詁曰嘯吹 聲 毛詩曰有女叱難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過人之不淑矣 又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又 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嘯二

山海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 勝玉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漢晉春 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魏畧曰諸葛亮在荆 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英雄記曰向栩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嘗北坐被髮喜長嘯人客 從就輒伏不視人有問栩不荅 晉阮籍傳曰籍嘗于蘇門山過孫登與商畧古今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 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 聲聞數百步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而不言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冲嘗與 石秀共獵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瞻矚嘯詠而已 晉書曰謝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 在溫座岸幘嘯咏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竹欲往觀之逕造竹 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鄰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 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世說曰謝太傅與孫興公諸人泛海風起浪湧諸人色動太傅神情方王吟 嘯不輟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嘗以 嘯咏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謂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說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公皆是 勁卒諸將甚怨之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妪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狔進之道真食 狔不謝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長史刁膺勸勒降晉勒愀然長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操袂鼓舞

曰實計是也原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通鑑宋紀曰蘇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元劉固傳曰固父述刻意問學遠性理之說

好長嘯明詩小傳曰徐文長貌修偉白皙音朗然如唳鶴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

嘯三

**倚柱** 登臺何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莫知其能原阮公臺 成瑨坐嘯聲與琴諧陳

曹公孝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農成瑨但坐嘯晉越王抱柱 王廙倚樓乃中夜抱柱而哭訖吳欲復之以

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於石頭會遇廙至廙曰迅風飛帆與倚樓而嘯神氣甚逸王嘯如笙竽響動

林壑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沈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舌重者以爪徐徐刮之則嘯聲逾遠孫

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

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朝嘯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追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

甚清激至羊見一人箕踞石上靈源之餘音 姑石之遺響神境記曰蔡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

嘯四

**塵落瓦飛**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箕踞嘯歌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巖嶽賦

曰我端陳道士善長嘯箕踞嘯歌 于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霹靂聲 類書

嘯五

**原詩** 晉陸雲詩道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又郭璞詩曰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原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

之元奧逸躋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音于丹脣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協黃宮

于清角雜商羽于流徵飄遊雲于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

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于笙竽優潤和于琴瑟烈烈颺揚嗽

啾響作奏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  
機發響連乃吟咏而發散聲絡繹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又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響杖  
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原書**晉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咏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  
邪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臆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元默  
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淨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  
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屑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  
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邪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六

笑一

**原**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詩曰終風且

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又曰宴笑語兮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

其民人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莊**子曰造

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又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頰不能不笑 淮南子曰夫戴哀者聞歌聲

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郝不

聞笑也 桓譚新語曰關東俚語人聞長安樂則向西而笑 正論曰搔癢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

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語笑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笑二

**原**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

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莊**子曰齊桓公田于澤見鬼焉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

告敖者曰臣聞澤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輟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

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又曰河伯至北海望洋而歎曰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 列子

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則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原**左傳曰晉侯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陴待于

門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曰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

之始笑而言 又曰季子曰無爲天下戮笑 **原**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

笑

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偻者御偻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又曰楚子伐吳執齊慶封將殺之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西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堂堂國者而死邪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

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史記曰孫子試兵

以王寵姬二人為軍隊長三鼓官女皆掩口而笑○瑣語云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其嬖戲墜

于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侯戲而傷問之于齊侯笑而曰然有之○說苑曰趙簡子舉

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

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我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

師而歸○又曰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慨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

所笑也遂止○又曰宋愚父得燕石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見之愧首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戰國策曰

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兒觸車徑輪彎弓而射應發而墮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此

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滅黃泉先薦螻蟻王大悅

○史記曰有蹙者盤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蹙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瘡

之病而君之後官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蹙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蹙子乃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蹙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

之不殺笑蹙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斬笑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蹙者因謝焉其後門下

乃復稍稍來○又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

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又曰公孫弘為人談笑多聞○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

為之語曰匡說詩解人頤○東方朔別傳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朔曰南山有木名為柘

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髀而大笑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節

晨觀識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帝大笑 又曰桓榮為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禁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 班固荅賓戲曰賓戲主人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守窻

奧之焚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 原蜀志曰馬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調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蜀記曰

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無造次辨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周為勸學從事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我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

議太祖有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曰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駸語輒自謂侯身

時人以為笑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 原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

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一作以錦雲見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桓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

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又曰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盥既還婢擊金漆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王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王氏彙苑曰王

鳳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為樂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昭衛尉啼面敘太祖時事舉

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為司徒 原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引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鬪邪孤往數得卿

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崔鴻後趙錄曰桃豹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據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

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聞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跌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隋車僕射 蕭子顯

齊書曰張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侍妾竊窺笑焉  
後魏史曰宗室長性剛毅未嘗笑孝文曰聞公一生不笑今當為朕笑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如  
此北史崔瞻傳曰詔議三恪之禮崔瞻別立一議魏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曰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痴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鉢  
車顧見光在于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綝誅唐書曰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  
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唐史記曰鄭綮同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悞矣人  
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又曰宦者魚朝恩會百官釋菜  
執易升坐講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元載銜之五代史曰  
莊宗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為鄭珣曰臣有一策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  
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黃又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為郡主簿太  
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為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為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宋紀曰扈蒙有  
笑疾雖在上前不自禁又曰張戩與臺官王韶論新法不便又詰中書爭之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  
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又曰鄧綰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  
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元史列傳曰張翥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于文已化矣他日翰林  
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不就沙刺班曰先生于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  
笑蓋翥平日善詭諧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萬然春風中也明詠化類編曰成化間一御  
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各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令人各大欲如何諸司傳以  
為笑明詩小傳曰袁景休讀經史喜為歌詩劉子威以海內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摘訛謬者以為嬉笑子  
威大怒訴于郡尉攝而笞之曰若敢復嬉笑劉侍御文章邪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受笞數十不能改口否舌妄  
諛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又曰嚴嵩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謁高靳旁睨  
而笑嵩問其故靳曰偶思韓昌黎鬪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為雞

相與開堂而散

笑三

晏晏

嘻嘻詩言笑晏晏  
婦于嘻嘻終吝

至矧

解頤

禮父母有疾笑不至  
也

不和

莫逆

莊子強親者雖笑不  
和又于桑戶孟子

反子琴張相視而笑

莫逆于心遂相與友

哄堂

世說衛外談道阿平絕倒大笑也  
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

軒渠

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  
軒渠笑悅注軒渠小兒笑世說曰羅

歡哈

哈哈文粹笑言入何歡  
柔施哈哈笑聲

軒渠

擲揄

友在相傳見識父母軒渠笑悅注軒渠小兒笑世說曰羅

影見水中

曹瞞別傳太祖與人譚論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得郡者溫為席送別交至獨後怖之答曰昨奉微旨首且出門于中路逢一冠後以為襄陽太守揮揄拍手笑

絕纓 噴飯 披史記漢文與可詩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影見水中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鑿騰露汚于中憤可大笑噴飯滿案

雲著衰經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踏水救之免死

影見水中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

笑四

爰笑爰語

截笑截言詩

驟然而哈

溺人必笑傳

胡盧

莊子子思薦李音  
胡盧君胡盧大笑

頓笑

史記韓昭侯曰  
明主愛一噱

笑今榜豈

解頤非口唐老商五年之後心庚念是

局局

莊子胡盧大笑

莊子胡盧大笑

頓笑

史記韓昭侯曰  
明主愛一噱

笑感陽城迷下蔡

舍睇宜笑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帶女

眾兆所哈

曰行不羣以顛越今又

曰行不羣以顛越今又

曰行不羣以顛越今又

曰行不羣以顛越今又

目笑

楚十九人相與目笑之

盡氣

東觀漢記初桓榮遺舍卒困厄時常與族人相元卿俱把拾投問

東觀漢記初桓榮遺舍卒困厄時常與族人相元卿俱把拾投問

東觀漢記初桓榮遺舍卒困厄時常與族人相元卿俱把拾投問

東觀漢記初桓榮遺舍卒困厄時常與族人相元卿俱把拾投問

太常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陸驢大笑陸驢曰天下定矣

陸驢

大笑陸驢曰天下定矣

大笑陸驢曰天下定矣

大笑陸驢曰天下定矣

大笑陸驢曰天下定矣

笑比黃河清

笑比黃河清

笑比黃河清

笑比黃河清

笑比黃河清

笑比黃河清

笑比黃河清

笑五

唐李白詩曰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

又曰隴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又曰粲然忽自哂投以鍊葉

又曰粲然忽自哂投以鍊葉

又曰粲然忽自哂投以鍊葉

又曰粲然忽自哂投以鍊葉

又曰粲然忽自哂投以鍊葉

又曰粲然忽自哂投以鍊葉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原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或頓賦 賦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壑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開盤頓屈

卷三百六十二

人部 笑 寢 疾

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巨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寢一

**原東首** 北堂禮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 有衣無伏 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警枕** 彈丸宋元通 腹使

王錢錄自以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圍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敲而寤名曰警枕 **原目炯炯** 腹使

便白晝目炯炯而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劍充于樓輪之外以警直更者 **早而假寐** 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

民之 **睡于牀下** 入眠帳中漢書陳威字子康父萬年常病召成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成睡頭兩屏風

主也 **睡于牀下** 入眠帳中萬年大威欲杖之威叩頭謝曰具說所言大要教戒語也萬年乃不復言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 眠不可近 **悟便得姦** 世說魏武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欲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

空入王丞相帳中元為成都令常眠其覺寤寤便得 文侯聽樂 孝宗讀疏漢書禮樂志魏文侯最欲察

益部者舊傳何元為成都令常眠其覺寤寤便得 文侯聽樂 孝宗讀疏漢書禮樂志魏文侯最欲察

及聞鄭衛之音予不知德焉通鑑宋孝宗時朱嘉投匭進封

事言大本急務疏入夜下七刻帝已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寢二** **明發不寐** 詩 尚寐無覺詩曩而 乃安斯寢詩 夙興夜寐詩 乃寢乃興詩 增熟寢經宿後漢紀岐

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謂將昭反者岐王直 夜寢屢遷通鑑宋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遠腹心結兩河

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 夙興夜寐通鑑宋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遠腹心結兩河

**疾一** **管**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 周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 毛詩曰疾

如疾首 周禮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癘首疾夏時有癘疥疾秋時有癘寒疾冬時

敷上氣疾 又曰寒暑不時則疾 曲禮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春秋公羊傳曰御

繫不立惡疾也 國語曰譬之如疾余懼易焉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管子曰

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

道不可為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

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數生人是故水氣多瘠風氣多叢林氣多瘡木氣多偃生子多 韓詩外傳曰人

主之病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府腹病種首疾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窮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縱逸必至喪敗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邪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疾二

**增**莊子曰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疾大劇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下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言如有病者左傳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 列子曰龍叔謂文擊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擊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謚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擊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擊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胡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又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吳氏春秋曰齊王疾瘖使人之宋迎文擊視疾擊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擊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擊必死太子請之文擊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擊至不解履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擊 莊子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又曰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晉確類書曰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睦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王不死明矣到己已當有瘳也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

病者多力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處不入哉 春秋後語曰越醫扁鵲過齊桓侯  
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曉理皮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

不病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病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  
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詣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

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秦政  
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為王禱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

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烏乎王曰弗聞軫曰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為越聲楚王曰烏  
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越越即楚聲

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又曰晉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西京雜記  
曰高祖初入咸陽官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光明人有疾病在內揜心照之則知病之所在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徵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  
篤上命為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

斷絕今疾必死可無救也去病竟薨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  
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

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居于茅山人有  
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

土者不愈以為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說苑曰丙吉有陰德于孝宣帝徵時及即位將封之會吉病甚夏  
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 又曰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

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切乃反涕泣  
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梓 皇甫謐高士傳

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于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瘡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首承李安丘

食之所苦盡除

**風俗通**

曰予之祖彬為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于杯中

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彬使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

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晉**又曰皇甫謐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忿叩牙

欲自殺叔母諫而止

**桓譚新論**曰余歸滄道疾蒙絮被絳屬檐乘驛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

令吏勿闖乃相問而去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教兒子

可立一圓石子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何顛別傳**曰張仲景

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着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着 **魏志**

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虎黃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為故事 **語林**曰王

仲祖病劉眞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

身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病小差樂歎曰此兒曾中當必無膏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

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 **晉孔坦傳**曰坦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水深謝焉 **陶徵士誄**曰年在中身疾維疴疾疴疾也 **宋書**曰羊欣有

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又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

之官 **裴子野**宋畧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為之累息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南史**曰范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于背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為吳

都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

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

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魏李諧

為人短小六指因癩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又曰周裴俠嘗遇疾沈頓士友

部 疾

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慶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又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有疾不瘳 唐書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無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前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又曰張文仲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脇痛者始未可救頃告脇痛又曰及心則始俄心痛而死 又曰武后集諸言方者與文仲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二十八種上之 又曰郭弘霸爲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羣僚省候弘霸獨後入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又曰杜審言疾甚宋之間等省候荅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久歷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酉陽雜俎曰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名善醫引視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疾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又曰張萬福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又曰吳湊爲福建觀察使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六帖曰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官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 又曰元和四年李巽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 五代史曰唐王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久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 通鑑宋紀曰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一日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 又曰王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且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

臣者十餘人 又曰呂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  
帝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剪以賜卿 又曰周敦頤為虔部郎中俄得疾聞水噉其母墓遂乞知南康改  
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耳今猶欲以病污麾絃邪遂謝事 又曰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  
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撒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又司馬光卒于康居喪因寢  
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宛鄉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 又曰陳瓘卒于楚州  
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下代不乏人但時  
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又曰宋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  
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 通鑑元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  
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又曰元廉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  
曰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熒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為屏除不然日  
就沈疴不可藥矣 元列傳曰紐的該嘗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  
于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 又曰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  
願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 又曰汪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為我家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曰  
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又曰敬儼為中書平章政事以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瘵不能行猶  
劬書不廢 又曰賀勝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閭 又曰邪律希亮雖疾病不廢書  
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 又曰歐陽元乞致仕不允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有與延春閣下實  
異數也 又曰王薦福寧人父嘗瘵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語我  
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

疾三 疾疫 圍

**原六極** 二豎高書六極二曰疾 左 徹縣 易簣禮記疾病外內皆稱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

**嚙被** 去琴傳音候病夢二豎子 氣滯北彌之下 神崇左傳天有六氣淫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疾敢呻吟當被至破 詳前 疾淫末疾雨淫腹疾淫感疾明淫心疾末四支也



未及死左傳張侯謂師克曰河魚疾又曰河魚血氣未動又曰冬尹遂子憑以疾辭官重

夢黃熊又曰今蒙黃熊入于室門冠冕乎子產曰昔我巫咸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觀鈞天趙簡

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聞及痛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關鶴生四萬畝廟不得入不得入于宗廟

抵痔車一乘延時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荀偃瘳疽出著瘳病也智囊宿瘤瘳生也

不受禱唐崔珣與友人云某苦病日食糜玉體不安七發楚太子有疾吳客往滯疾仲樞起雙發瘡按

况直步小煩德能霜露疾史公孫弘上疏乞骸骨上曰君讀檄愈頭風魏太相讀陳琳

者呼桓石虔為人身壯時有患瘧髮蓬面黧亂面黧讀詩愈瘧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

血模樹手提擲還樹大髮蓬面黧亂面黧亂面黧讀詩愈瘧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

志甚朝夕就死無能為也嬰疹疾轉文况自嬰疹病居心腹而武平一書病之不可則設大性而又不

亦已矣因大食蔽而死嬰疹疾轉文况自嬰疹病居心腹而武平一書病之不可則設大性而又不

觀賦朝夕就死無能為也嬰疹疾轉文况自嬰疹病居心腹而武平一書病之不可則設大性而又不

資身過則生患生疾適以自助如特安而忽則生疾矣設條教高士廉傳蜀人畏鬼而惡疾雖

上疏神慮瀆則血氣觀圖愈疾言行錄宋太虛云予得疾高符仲攝疾疫天有灾厲人有大疫令

人多瘧寒國多風欬疾疫方起人殃于疫疾疫天有灾厲人有大疫令

詩梁簡文帝卧疾詩曰沈疴類考影積弊似河魚詎達龍子浴空歎楚王菹又喜疾瘳詩曰朝恣猶掩扇

宿幔未懸鈞道遙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憶聊喜擊生瘳灾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燭邪無買服板氣

息梁牛隔簾陰翠篠映水含朱榴丹經蘊玉苜元水出長州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

留飛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又劉孝威和簡文帝卧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圭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

紺席億均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觀濤客又朱超道歲晚沈疴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

明燭滴龍猶伏爐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水合澗無聲太息與牀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唐韓愈謹瘧鬼行曰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薰灌無停機炎師施

疾

疾

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古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陸龜蒙酬皮襲美病中見寄詩曰逢

花逢月便相招忽卧雲航隔野橋春恨與誰同酌酌元言何處問道遙題詩石上空迴筆拾蕙汀邊獨倚棹早

晚却還巖下電製美時 共尋芳徑結煙條 李煜病中感懷詩曰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兩氣

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綠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李建勳病中書懷詩曰落葉滿山州閒眠病未

瘳窓陰連竹枕藥氣染茶甌路匪人遮去官須自覓休馬宜更羸老扶杖作公侯 李中病中作詩曰閒齋病

未起心緒復悠悠開篋羣書盡聽蟬滿樹秋詩魔還漸動藥債未能酬為憶前山色扶持上小樓 又秋夕病

中詩曰卧病當秋夕悠悠枕上情不堪拋月色無計避蟲聲煎藥惟憂澀停燈又怕明晚臨清鑑裏應有白鬢

生 崔道融病起詩曰病起春已晚曳筇傷綠苔強攀庭樹枝喚作花未開 又曰病起繞庭除春泥粘屐齒

如從萬里來骨肉滿面喜 宋錢惟演屬疾詩曰積日勞無補彌天疾未瘳馬卿非避事盛憲自多憂目眩花

生果心驚蟻鬪牛豨冰那浣熱洛笛更生愁拂枕窓風度穿簾隙日流唾壺從已缺博齒亦慵投發篋尋桐籟

支頤動越謳平生江海志夕夢繞滄洲 劉筠問人疾詩曰撫枕悽然掩北軒漢庭誰問馬文園風簷鴉嘯厨

煙絕月樹烏驚藥杵喧戲習五禽成妙術學虧一貫阻微言不因九奏清塵起天路應迷筒子魂 又病詩曰

誓困秦王痔無厭廣客地職居唐內相宅辟魯東家行藥虹梁度披襟意徑斜香凝虛白室露泣紫薇花冰飲

何嘗熱瓊餐益自加熊經仙有術龜息壽無涯珍寶裁湘竹輕巾覆越紗逍遙成雅咏屬和有容巴 范祖禹

多疾詩曰多病心牢落經秋曠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菊花天舊隱荒江漢新居俯澗瀍西都長夢想何日賦

歸田 張耒卧病呈子由詩曰風葉鳴窓已復朝喚回歸夢故山遥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燵敗葉燒閉戶

獨依寒蟋蟀移牀更就雨芭蕉病深欲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易消 唐庚瘧疾示友人詩曰體中初微温來

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頂背如釋縛尚覺頭浴浴着額如鏡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

契約伏枕兩晦朔愕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腰病起如飢鶴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籜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

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瘧而我自僑居了不蒙漏暑况子又持養何至亦例著此身自空虛客疾安所托請作

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陳與義眼疾詩曰天公噴我眼常白故置昏昏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

飛鴻著籬令惡誰能對損讀方奇定有功九老從來爲佛種會知邪律證圓通 范成大病中夜坐詩曰村巷

秋春遠禪房夕磬深飢蚊嘗違鬚暗鼠忽鳴琴薄薄寒相中稜稜瘦不禁時成洛下咏却似越人吟 陸游病

中詩曰風雨暗江天幽窓起復眠忍窮安晚境留病歷災年客助修琴料僧分買藥錢餘生均逆旅未死且陶

然 又病中戲咏詩曰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足眠睡舊疾害躋攀雪白紛殘鬢梔黃染病頰疲牛卧

斜日羸馬噍枯管貧廢兒孫學惹生僕妾頑贖衣時已迫貸米歲方艱齋鉢僧嘲薄盤餐客笑慳從今謝還往

惟有掩柴關 趙師秀病起詩曰身如瘦鶴已伶俜一卧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力

微尚覺衣裳重才退難徵筆墨靈惟有愛花心未已遍分黃菊插空瓶 翁卷暮春病歸詩曰朝朝風景添吾

病亦開簾洗藥花前曬傳方壁上黏力微還省語身老更看孀昨日林僧至茶杯始一沾 徐經孫病中有感

詩曰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杯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開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迴何時得踈散履齒印蒼苔

文天祥病中詩曰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几惟便睡挑書正倦行山深明月

夜丐我半窓青 熊銖病中詩曰鏡裏初疑看不真衰頰只恐是他人醫言斷酒方除病母戒觀書亦損神卧

久不知黃葉落起來添出白髭新自梳頭髮斜陽下手脫隨風半禿塵 元薩都刺病中夜坐詩曰江樹花開

午夜春綠香吹散隔簾雲吟詩思苦家人怪搗藥聲高鄰舍聞惟有工程餐白朮亦無心事對紅裙消愁且喜

西樓畔明月一池蛙亂喧 黃潛聞子賤卧疾詩曰吾子乃多病何人共解頰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 郭

奎開歲卧病詩曰多病文園渴未消自從人日遇花朝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丁鶴年病裏詩

曰病骨秋增痛衰容日減華臉霞憐竹葉鬢雪妬菱花往事嗟何及歸程望轉賒少年歌舞地此日屬誰家

明藍仁病起詩曰帶緩肌如削巾欵髮半垂故人憐病起稚子笑行遲卻酒憂成醉收書老更痴滿岡梧竹盡

尚想鳳樓時 許繼病中詩曰風雪年將盡山林客未還消磨塵世事留得病身閒 王敏病中兩夜詩曰不

眠孤燭在風雨送淒涼病骨秋加瘦羈愁夜併長自應強飲食誰復問衣裳蟋蟀如相念時來啼近牀 李東

陽病中言懷詩曰三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卧寂寥夢繞千山心不定枕欵雙臂力全消籠燈月暗疑無影

團雪風稀未滿條睡起忽然忘握髻不勝雲鬢晚飄蕭 沈周病中夜懷詩曰病與憂相併如何老不成少年

猶昨日往事訝前生月共軒窓淨秋將枕席清瘦何消覽鏡洗面手還驚 又秋夜卧病詩曰雨滿疎燈風滿堂呻吟聊復對蛩螢老人衣服秋偏早多病衾裯夜轉長客有遺著因習卦家無儲藥且看方辟除苦望登高節可奈萊蕪未拆房 祝允明卧病詩曰執掌恩將適野情偶綵風火便相嬰懸知智鄙同為瘧且喜閑忙總不行服餌轉令諸物性靜思因得檢長生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 何景明病後詩曰病後頻經節序過不將風景怨蹉跎秋來門巷依楓橘歲晚衣裳戀艾荷洛下閑吟辭官早茂陵消渴著書多鳳凰池上三年客腰裏空鳴白玉珂

**原賦**晉韋處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黜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餐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于妙門乃歸奇于涉屢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九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及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卧疾賦曰旅聞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為禮聊卧疾以來休是時凍雨灑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處何營

**原表**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複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塞禱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勲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宋**呂誨有疾乞致仕表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妾投藥劑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祗憚蹉跎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

**增疏**晉皇甫謐因病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諸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水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增書**魏劉楨與曹植書曰使君始垂哀憐意春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葉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觀自盡也 **原**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

弟邵南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爲法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間靜然四星念絕脩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于寶坊轉金輪于香地法雷警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故障致隔聞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幸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骨力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電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取煖則煩加寒必利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序采陶弘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華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况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天在焉可深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繁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呂子達鬱篇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腑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苗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論孫思邈曰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爲生熱不生寒結爲癰贅陷爲瘰癧瘰癧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瘰癧瘰癧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實揚象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獨急喜怒不節或情欲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又

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曹植論疫氣  
曰建安二十二年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  
所作夫罹此者悉被禍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屨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  
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泣一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詩曰泣涕如雨 又曰佇立以泣 **禮記**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示  
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說苑**曰聖人之于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

泣二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皆以其心  
為心是以痛之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  
歌咏之殷民皆流涕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佐還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  
喪心也何以能久 **禮記**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  
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  
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禮記曰高子舉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又  
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  
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禮記**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荅曰吾國且  
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新序**曰周舍事趙簡

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以壅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

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于是孟嘗君潛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琴詳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

橫之術于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泣霑襟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蒯成

侯周縲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詳懷舊 史記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為太子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為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之長安聞

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晉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益伏車前曰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遣

談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今度沙漠為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與武訣 晉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

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晉又曰章帝東巡狩祀泰山還

幸東平王宮涕泣霑襟 漢書陳留老父傳曰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原**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

那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傷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學故惻然

涕零也師哀原而爲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 吳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

兩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對劉禪曰顧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郗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

王曰何乃似郗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晉**書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

**原**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

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于邗山太祖臨陣騎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

擊太祖而置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

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初以父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

問之對曰無勲于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于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通鑑宋紀曰仁宗暴

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凡見帝面陳者三

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又曰元祐四年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

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 又曰太皇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

曰敢不盡忠 又曰紹聖中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惠卿賦性深險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

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又

曰蔡京自書奸黨碑頒于郡縣令其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

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

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又曰高宗詔韓世忠屯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王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

進屯揚州 元列傳曰陳詔孫父瀏以罪流峯州詔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

往大德六年瀏死詔孫哀痛見者皆爲之泣下 又曰劉琦生二歲母劉氏陷于兵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

人皆有母我獨無輒歔歔泣下 又曰徹徹担古愚氏幼喪父母事母篤孝母沒慟哭頓絕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喪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間其故白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泣三

**原成珠** 垂玉 鮫人泣而成珠 髮后 斑竹 湘妃涕泣以淚揮竹竹盡斑 沾袍 湘妃涕泣以淚揮竹竹盡斑 泣若 易出

**原** 潛焉 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海爨 鳴咽 泣若 易出

**原** 直海念王室 嗚咽流涕 新亭淚 咸陽歌世說過江諸人無出新亭草飲宴周侯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

**原** 又云後魏咸陽王翦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官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

**原** 作事恨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落水湛湛瀾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難至富貴

泣四

**原** 泣涕 詩泣涕 連連 涕泗 又涕泗 滂沱 既墮 又涕既 墮 涕洟 禮垂 涕洟 泣血 詩風思 泣血 無洵 國語文伯之母 戒諸婦無洵矣 泣岐 莊

**原** 朱泣岐路以其可 泣玉 別抱玉而泣 別蜀 蜀宗預聘吳孫權泣別

泣五

**增** 賦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子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慮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秋濕

漫兮沫袖泣嗚咽兮染裳若夫齊景牛山荆公燕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

能仰視

哭一

**增**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鼻

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猶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

哭二

**增** 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邊豆茵席顏色犁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莫犯聞之中夜而哭公曰吾亡

也十有九年矣今將返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對曰邊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犁黑手足胼胝所以執

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是以哭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駢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秦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于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奸也 史記曰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又曰孔子聞子產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禮記曰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于野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檀弓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又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令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于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列子曰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嘗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于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道拔劍斬蛇後人來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故哭 漢書曰何並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民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殮粥甚悲哀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乃自強通步卧未起壹徑入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

矣乃今方遇而使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

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魏志曰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

皆發憤悲哭詳 晉書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

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

曰王敦起郭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郭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

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難作 又曰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為大

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桓公乃爾哭狀其

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

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

岱陵為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眾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陵之役也裒恥恨發疾而薨 晉書

曰魏舒子混清慧有才行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

復哭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為君作驢鳴既作

聲似真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 車穎奏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長管下同聲

向哭哀號動地甚心惡之與其眾議亦哭相應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

哭聲皆為之涕泣 隋書曰陳主卒周羅喉請一臨哭帝許之纓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

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鄭人唐衢嘗客遊太原遇屬軍宴衛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

會故世稱唐衢善哭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又曰山陰知縣陳舜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

人之器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又曰蘇軾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

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詳 又曰司馬光之卒也

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

謂益頁白 卷三下 人部 哭



增 嚮師而哭 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之曰 莜事而哭 又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鞮莜事而

原哀音 禮記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也依聲從容也 序哭 序周禮注以次行

哭 又曰衛放國中之道者 哭有悲歌 又曰司亞邦有大災歌哭以動鬼神 出涕 子貢曰孔子無乃已重乎子曰向者

入而哭之無從也 小子行 失聲 又文伯卒朋友莫悲以動鬼神 重憂 又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于墓

重有憂者而曰然吾舅死於虎 盡哀 而止 畫哭 禮檀弓曰孔子曰知禮 哭于頭下 漢書彭越頭

吾夫又死焉今日然吾舅死於虎 盡哀 而止 畫哭 禮檀弓曰孔子曰知禮 哭于頭下 漢書彭越頭

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而回秦事畢於越頭下 畫哭 禮檀弓曰孔子曰知禮 哭于頭下 漢書彭越頭

捕我死吾何用生為 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 撫尸 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後放我死吾何用生為 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 撫尸 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悲哭時稱許 撫膺 沈約宋書劉楨字德頹為世祖 撫膺 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子伯哭世 撫膺 沈約宋書劉楨字德頹為世祖 撫膺 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

麻 唐書韋昭度知政事與李暉並命時宰相崔胤便號 哀切 又曰鄭人唐衛應進士文而豫州刺史黃

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 哀切 又曰鄭人唐衛應進士文而豫州刺史黃

陳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 哀切 又曰鄭人唐衛應進士文而豫州刺史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聖一

**原**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增**

神異經曰聖一名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原**又曰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增**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增**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又曰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書曰聖有謨訓明徽定保 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原**

又曰睿作聖 **增**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詩曰維此

聖人瞻言百里 又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原**哀

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是則可

謂聖人矣 **增**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

徒五行以為贊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原**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

變化無方也 **增**左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原**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雨露雨中

國有聖人 **增**又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漢書廣武

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韓安國傳曰聖人以天下為度者

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禽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元黃殊采見秋蓬孤轉

杓鱗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則 韓康伯傳曰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宋周敦頤傳曰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禮

志曰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為能通其意 耶律孟簡傳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

則益頁白 卷二百六十八 人部 聖

令適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 元許謙傳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

明紀胡居仁曰聖人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 原六韜曰聖人

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

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原莊子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原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

原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

之暗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原文子曰聖人同生死愚人亦同生死聖人之同生

死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生死不知利害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原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

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韓非子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荀子曰積土謂之山

積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石匏子曰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

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志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

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原淮南子曰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

行也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蠲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原

揚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併懷也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邪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

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五行

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

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純陽信若

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原文中子曰聖人遠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李

翱復性書曰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鹿門子曰天

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長養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

之 宋程明道遺書曰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湖之量固大矣然有滌浹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又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人 又曰聖人之道在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五峰胡氏曰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明劉基曰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盡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 又曰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聖二

**論**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又曰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惠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 又曰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巖巖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原**列子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 **論**唐李德裕傳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員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 **原**淮南子曰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黜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鵜居而鷓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論**史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漢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楊龜山曰古之聖人宜莫如舜舜之側微固無異深山

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

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八 人部 聖

挂而弗顧 原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訟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晉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元許衡傳曰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

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宜何如也 鹿門子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

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烏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

烏在乎修也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書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史記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續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商容與

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原毛詩序曰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 晉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晉

劉頌傳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

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

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 左傳孟僖子曰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史記曰天下君玉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

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魏志文帝曰仲

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及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作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

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彙苑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

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

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夫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

江海之深乎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

聖而不能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至聖孰能用之 孔叢子  
懸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  
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舍珠珮  
婦女捨珠珮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  
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房千里知道篇曰孔顏聖賢也  
豈嘗聞伐樹馭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  
樂也外 遼史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子對曰孔子  
大聖萬世所尊宜先祀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元武宗本紀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萬世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為聖人也 明唐順之曰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皆  
不失為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為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  
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 宋程頤傳曰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頤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

聖三

受圖

加算 尚書考靈曜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一起河圖聖受思鄭康成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  
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帝堯受而思之以受曆數也 河圖黃帝曰凡人生一曰天帝賜算三萬

燭遠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燭遠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燭遠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燭遠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燭遠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燭遠

照徹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





感而後應莊子聖人感而後應迫言而後行管子聖人擇耳視目聽元倉子全道篇陳大夫語魯叔孫

陳大夫曰有元倉子者備得日讀百篇楚林子勸學篇周公發矢握矢開尹子一字篇聖人力行備之發

而守我不自守席卷羣才唐李邕宣聖碑銘首廣學天開唐李邕宣聖碑銘大不卷道而背時七命文

背時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九尺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名震耀廣學天開

聖五

**詩**末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焚步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原**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克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唐顏思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三靈叶贊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超軒跨嶧騰周軼漢萬

壽無疆永延遐算

**碑**唐張謂虞帝廟碑曰受昭華之玉允洽神人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

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此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獸魚鱉眾乎咸若

無為而治其舜也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元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

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仙神器行潢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託睿下屬於防山泗水

戴靈遙馳於汶上禮樂由是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

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虎踞龍蹲集風雲

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衝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

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亭午收燭火於丹衡滄浪浮天控涓涓於翠渚西周捧杖仙宮留紫氣之

書東海摠衣鄭子敘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參神

授訓錄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為之迹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寬旌

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脩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泊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佞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

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樓連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受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教敘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元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碧昭集隼之庭土缶驗贖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首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莫極興夕夢之哭負杖起晨歌之迹撓虹梁於大廈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我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弗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時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鍊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綠黃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者也

論宋蘇軾論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雜文晉王嘉拾遺記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蘂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拳龍之圃朱草蔓衍乎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丹丘以祀朝日飾瑤階以挹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裝服

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磷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此之時漸革庖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鍤之銅以為器峻鍤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入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滕也 唐太宗金鏡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於號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 韓愈原道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賢一

**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也 說文曰賢多才也 通書曰復焉執焉之謂賢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原書**曰野無遺賢 **禮記**又曰任賢勿貳 又曰佑賢輔德 **原**又曰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禮記**曰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家語曰哀公問曰何謂賢人孔子

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有天下

而無怨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原**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

隱 **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與賢者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

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 **李固表**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 **李固表**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漢書**劉向傳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 **晉書**華譚傳曰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 **元史**許衡傳曰夫賢者以公為

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管子**曰賢

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文子曰山有野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螿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人折衝千里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原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呂氏春秋曰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道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餉粥不足衣則袒褐不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說苑曰夫絕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壇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委宛子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 原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仕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通書曰必有恥則可教聞道則可賢 西銘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皇極內篇曰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

賢二

漢書錯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自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首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霸長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

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足恃 通書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楫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

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道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在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原**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不勝衣言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淵**說苑曰孔子之鄭過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士不中間謂介也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之均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質有異之故也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

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

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則公儀子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史記孟子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子曰孟子儘可為孔子事業只是不及聖人譬如剪綵

為花花則似矣特無化工耳 後漢李固傳曰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賦段干木故羣俊並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食倉廩子西在此奉圭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

獵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惟大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原**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淵**漢

書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傅喜傳曰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也 三國志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唐書元德秀傳曰明皇在東都蒲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譎光麗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邊蕭翰仲謀郝太冲朱協李元馬京何亮衛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絳謝濤高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元李奉天崔遵度其一人則失之矣 宋史邵雍傳曰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羣居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家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偏全體其亦可謂盛矣 元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明宋濂傳略曰太祖嘗譽濂於朝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諂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賢三

**原順德** 樂道 周禮以賢制爵則氏順德 積禮 富義 任顯道德論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

**避世** 絕俗 論語賢者避世 徐整豫章列士傳議郎舒今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 受賞 守節 漢書進賢

淵鑑類函 卷二百六十八 人部 賢 七

左傳賢  
守節不足  
天下為樂  
以爲下  
下詔曰  
仁風橫  
於萬國

**望** 希顏 樂孔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登夜觀省以自警策  
鳳翔性理又朱子曰孟子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萬  
鳳翔性理又朱子曰孟子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萬

**原** 主神明 安社稷 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神明之主也  
仁風橫於萬國 主神明 安社稷 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神明之主也

**敵** 七國 有三常 則李曼夫傳也 一賢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書陰符曰首吳楚反時得劇孟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非自滿假惟女賢

於下 列子 南國有幾 我門不乏 南史王錫傳魏使劉善明來聘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曰南國學

勅南苑設宴善明遍論經史錫讚隨方語對地曰謂異曰一日見一賢孫必當復三公 先生烈包元凱 達者位

無子男 如後唐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遠者無子男之位臣胡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賢四

府望 北齊書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碎騎兵參軍左 書碑 宋范仲淹傳帝親書 司禮 楊子賢者司禮小

有禮則從之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原不預貧賤 禮記賢者不預獲於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賢宜有後

明執賢許曰二荀皆玉 戴文盈車 抱襮文盈車大 耳擇口擇 揚子法言賢者耳擇 天爵有餘 鑿皓字季

也慈明外朗叔慈名皓高風承世除 松柏為林 唐師餘令傳餘令博於學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

林慮長不殺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松柏為林 唐師餘令傳餘令博於學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

聲滿天地 莊子曾子居衛曳尾而歌商頌聲滿天 視如土壇 出見羽蓋龍旂乘南相隨視如土壇矣 反

跡合道 關尹子以賢師聖 改名半千 譽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 威水不滿 性理朱子曰曾

滿 羞對軒冕 初潭集袁淑侯李僧伽先減僕從然 疲暮逢君 跳諸賢零落平生意或問曰絕不謂疲暮復達

於 賢者常不遇 孔帖韓愈與崔羣書曰賢者常不遇不肖者比 顏苦孔之卓 楊子曰或問曰絕不謂疲暮復達

然曰苦也祇其 所以為樂也歟 前比魯山道州 東坡志林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東

賢五

增詩 唐李白梁父吟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四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

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宋朱熹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

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望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

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金樂府曰聖師之門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衮衣有嚴翼象載之神

祠增光吾黨 又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明

宣宗御製擬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晻晻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眾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

**曾賦**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楚國之君賢人為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繼不磷淬礪鋒銳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積以沽名廉讓在心命爵而茂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昂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真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有靈蛇以鑿奸察邪之煥爛比照垂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逸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孫生而霸使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簾之價所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矣白璧之能雙况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穎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托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矣眾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子子之可師

**曾詔**北周蘇綽為太祖草擢賢良詔曰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騫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冀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尼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 唐開元八年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曾書**唐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令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曰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尼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序**宋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原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瓊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鋸水斷蛟龍陸刺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若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贊**後漢王粲正考父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急申茲約敬饒粥予口樞僕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西晉嵇康原憲贊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窮

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晉摯虞左丘明贊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微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增**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中正干

嶽辭宰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原**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子猶考 **增**唐司空圖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睿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微也直而

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讓庸厥後果然贊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居阻關百千年社稷 宋蘇轍管幼安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

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

四蟬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明方正學韓退之贊曰漢後七代道喪言禁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決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誠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織戮大海茫茫五領蒼蒼發為文章震蕩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于戈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嗟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常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來者

**論**宋蘇軾孟軻論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巨險一致者夫如是故人多樹之為庭實焉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 明宋濂九賢遺像記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斯道也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因作此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

夫人哉 九賢濂漢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康節邵子橫渠張子溫公馬子晦庵朱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也

**碑**漢欄衛顏子碑曰在東修之藎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慕賢知賢一

曾禮記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 又曰慕賢而容眾 家語曰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詩傳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大戴禮曰同聲則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從其類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唐文粹李翱曰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弗見而已矣

慕賢知賢二

源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昔者周公體大聖人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此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封康叔為衛君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管仲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吾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吾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吾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吾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詩說曰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國語曰曰季使舍於冀野見冀缺

稱其妻盥之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又曰祁奚辭也 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 非上不舉 若臨

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史記秦本紀曰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請以五羊皮贖之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人部 慕賢知賢

授之國政號五殺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餒人地名蹇叔

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適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

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是以知其賢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韓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必遺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

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

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

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有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史記越世家曰范

蠡對越王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 冊府元龜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

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

皆後之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史記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

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假令晏子而在余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 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禡

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今主任晉國之政

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詩外傳曰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

對曰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

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之飛不加高

損之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 新序曰魏

文侯致祿百萬於段干木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孔叢子曰齊王謂子思曰

先生各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焉 史記魏公子列傳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漿或作酈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

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安人耳夫人

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

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

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

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范雎列傳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

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

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世家曰

三十五年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燕世家曰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田單傳曰燕之初

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 騶奭傳曰齊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

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孟嘗君傳曰秦昭王

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漢陳平傳曰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有說平者漢王

疑之以讓無知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耳 韓信傳曰滕公言信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何聞信亡

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

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 張釋之傳曰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欲免歸中郎將表益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後漢張楷傳曰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海內先賢行狀曰東漢戴良字叔鸞高才磊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爭忿之家 蔡伯喈別傳曰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克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天中記曰客言於何進曰孔文學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眾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賞書詣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承後漢書符融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紹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所致也 漢紀曰陳國童子魏昭常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又曰黃瓊將葬徐穉往弔哀哭而去陳留茅容追及於塗容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許劭傳曰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典略曰穉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趙壹歎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襄陽記曰龐德公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統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天姿聰朗高峙岳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天中記曰黃憲字叔度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

自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固難得而測矣 世說曰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李元愷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又曰漢皇甫規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規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座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魏略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世說曰有問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又朱耒長理物之至德清遠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元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薦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屋宇脩道德爲廣宅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王隱晉書曰衛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樂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續晉陽秋曰太傅謝安見褚爽少時歎曰若

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期生爽小字也 羅含別傳曰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是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晉書顏含傳曰含雅重行實抑絕浮僞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張天錫傳曰天錫數宴園池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游行有得

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規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賁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颯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孝標辨命論曰沛國劉瓛瓛弟

瓚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瓚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離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新唐書杜如晦傳曰如晦爲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 唐紀曰狄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爲名臣或問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新唐書婁師德傳曰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與臣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 唐文粹李華曰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則終日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 宋史韓琦傳曰琦嘗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晚與歐陽脩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歐陽脩今之韓愈也 東都事略曰富弼字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 性理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若乃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又司馬光呂公著嘗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聞見錄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爲者英會獨司馬溫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 宋史范鎮傳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稱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云 羅從彥傳曰從彥字仲素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 蔡元定傳曰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性理朱子曰蔡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宋史胡安國傳曰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謂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金史承暉傳曰承暉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元史廉希憲傳曰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 許衡傳曰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憲章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屬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若武庫晉裴頠傳周時見裴頠數曰 割啗牛心晉王羲之傳羲之年十二嘗謂周顛顛察而異之時

山北斗行學所仰之如大山北斗 室邇人遐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致望而歎曰其室雖通史中丞

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以爲覆蓋 林宗起拜後漢茅容傳客時與等輩避雨

風舉者莫不懷刺劍狂望塵而息蓋蔡伯秀告盧子幹馬曰曰吾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

生碑頌無愧色耳如舊相識 臣不如亮世說明帝問謝靈運曰靈運何如亮亮答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世說亮曰卿賢乎哉 常成

泥濘賈黃中譚錄白傳蘇軾門山四方過 當作國士世說亮曰卿賢乎哉

曰此一人當作國士汝南月旦 後漢許劭傳汝南月旦 當作國士世說亮曰卿賢乎哉

高孝基見房元齡曰僕觀願爲我言 精茶願悉爲我言之增取筆疏二十人

孤松獨立世說山公曰嵇叔夜 霄漢喬松馬衆人皆論大槐客舍而別獨齊與林宗共載乘薄策車上

慕賢知賢五景星鳳凰 景星鳳凰韓愈與李拾遺書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

詩晉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潘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

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緹對珪寧肯分連壘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詔漢高帝求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

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

無絕也賢人已與吾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

畫晉司空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顧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

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

州監 卷三百下 七 人部 慕賢知賢 忠

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  
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躋躄慨爾而泣 唐李白與韓荆州書曰白聞天下談  
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  
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宋歐陽  
脩答范龍圖辭辟命書曰執事忠義之節傳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至於游談布衣  
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之時  
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

**論**序末程頤序明道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  
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  
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  
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論**唐李華三賢論曰予兄事元德秀而友蕭劉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遜叔曰元之志  
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  
**碑**漢蔡邕郭有道碑曰先生器量宏深安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  
於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忠一

**說**文曰忠敬也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又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

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書曰顯忠遂良 又曰爲下克

忠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 左傳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史**記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樂毅**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傳曰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漢谷永傳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

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劉更生上封事曰忠臣雖在馱馱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晉書譙王承曰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 唐紀太宗曰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宋紀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真德秀曰自古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子牙子曰忠則無二心 鬻子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桂巖子曰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輔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馬融忠經曰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爲國之本在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 宋歐陽脩曰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 又曰士不忘身不爲忠

忠二

賈子說文曰舜以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 漢書東方朔傳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唐書忠義列傳曰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與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關與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史記蔡澤傳曰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以忠聖乎 性理西山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游說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子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臣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原**又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

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名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

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 觀狀謂觀以伐鄭曰與我詹

而師還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蔽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

臣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復其國

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

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原**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

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 左傳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蒧尹 蒧尹官名克黃使于齊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蒧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

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史記**齊世家曰景公立

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是從不肯

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 **家語**孔子曰晏子於君為忠臣 晏子梁丘據問於晏子曰子之事君君

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左傳**曰初伍員為申包

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七日秦師乃出 公羊傳伍子胥曰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

復父之仇臣不為也 莊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荄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謂賈辛為有力於王室舉之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

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

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史記屈原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

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原**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誑楚王

可間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續**漢紀曰蘇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單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漢

書朱雲傳曰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

**原**龔勝傳曰王莽遣使者迎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

**續**鮑昱傳曰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問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原**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晉**書周處傳曰齊萬年作亂處為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奮劔慷慨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身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續**周顛傳曰王敦作逆周顛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

當速殺敦毋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頰色不變觀者皆為流涕 東坡志林曰晉郗超為桓溫心腹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使知之將死出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思我眠食大減

即出此書不爾焚之後方回見書曰是兒死已晚矣不復念惜可謂忠哉 晉書張重華傳曰石季龍使麻秋

陷大夏秋令宋宴以書誘宛成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

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而自刎 異苑曰潯陽周虓寧康中鎮巴西為符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殮已經旬

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歎迴眸鬢髮張裂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稱嘉厚加贈賻 晉書王諒傳曰

梁碩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左辭諒正色曰死且不畏  
斷辭何有 辛憑傳曰燉煌太守辛憑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為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  
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宋書徐廣傳曰廣當恭帝遜位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  
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恩實眷戀故主 陳書岳陽王叔慎傳曰  
荊州刺史陳紀降隋滿城將士莫有固志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呼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  
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  
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軍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馳驅有事之際慷慨  
功名之會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奮動  
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貫乎本朝聲義動於鄰聽運窮事處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乎百世  
矣 高允傳曰魏主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  
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後周書令狐整傳曰太祖時整以國難未平常願舉宗効力太祖常  
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  
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 隋書盧楚傳曰楚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皇  
前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約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遂被害 唐蘇世長傳曰高  
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發萬幾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高祖色變  
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 王行敏傳曰武德四年行敏督兵狗楚趙與劉黑闥  
戰破之既而為賊所執縛之麾下終不屈賊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心惟陛下知之 唐紀曰太宗罷朝怒  
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為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  
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唐書魏徵傳曰徵嘗謂太宗曰臣願陛下下俾臣為良臣  
無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  
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臣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房元齡傳曰元齡寢疾抗表諫征高麗上謂

公卿曰彼病篤尚能憂我國家 薛仁貴傳曰高宗幸萬年宮山水驟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鄭惟忠傳曰惟忠以制舉召見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用之後復以待制召武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 安金藏傳曰金藏在太常工籍時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內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閣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郭子儀傳曰天寶末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子儀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敵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唐書顏真卿傳曰嘗祿山反哮噬無全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顏杲卿傳曰杲卿為常山太守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水竭糧矢盡六日而城陷被執賊脅使降不肯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爾子杲卿不答遂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鈎斷其舌 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軍終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剖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又曰南霽雲請救於賀蘭進明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韋處厚傳曰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 韓愈傳曰愈上表極諫佛骨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君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 唐紀曰劉闢反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

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曰賢子當斬即斬我項豈汝砥石耶闕曰忠烈士也 宋史田重進傳曰太宗居藩邸時愛重進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辭不受 寇準傳曰準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紀曰韓琦請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 墨客揮犀曰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 國憲家猷曰宋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對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對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之所不解也 宋紀曰宣仁太后謂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思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又曰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宋史岳飛傳曰秦檜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詆萬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韓忠忠傳曰世忠性慙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時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能撻檜怒 楊邦乂傳曰邦乂知涇陽縣金人濟江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為他邦臣金帥完顏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宴於堂上立邦乂於庭剗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後又大罵宗弼殺之剖取其心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國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為忠義之勸因贈

徽猷閣待制 趙鼎傳曰鼎為中丞詹大方誣貶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金史畢資倫傳曰泗州破資倫為宋軍所執說之降不屈宋人以資倫忠義欲活之鈴以鐵繩囚於鎮江土獄脅誘百端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完顏陳和尚傳曰元兵破鉤州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降之斫足脛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元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元紀曰參政魏天祐逼謝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禮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哉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四月朔至燕京越五日死於驛 文天祥集曰元主名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天祥曰願賜一死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 元史郭嘉傳曰遼陽陷嘉竭家所有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勲王室今之盡忠我分內事也况守此土當死生以之賊至力戰而死 喬彞傳曰至正十八年賊陷晉寧城彞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彞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死已隨赴之 元紀曰余闕守安慶孤城六年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嘗以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又嘗臨陣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及友諒合諸寇來攻闕知不可為引刀自頸墮清池塘中妻子女俱赴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於西門外 伯顏子中傳曰子中仕元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

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明將軍廖永忠已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至軍前永忠欲脅降之終不屈義而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太祖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嘗齋鳩自隨有急則死之久之事寢解子中乃還故里洪武十二年詔令郡縣舉元遺民將官之不應者論重辟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於朝詔以幣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而死 蔡子英傳曰子英永寧人元至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久之復爲有司所跡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燕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花雲傳略曰雲爲樞密院判守太平陳友諒攻破其城縛雲欲降之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碎其首懸於舟檣叢射之 方孝孺傳略曰成祖即位詔召孝孺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經見成祖怒曰何爲著此孝孺曰吾君亡安得不爲衰經乎成祖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則死耳何肯爲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血書燕賊二字成祖益怒誅及十族 練安傳略曰文皇即位縛安至出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安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血入於磚滌之不滅 鐵鉉傳略曰燕王正六位鉉被執入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回顧成祖怒嚙其肉納鉉口令啖曰甘乎厲聲曰忠臣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已命盛油大鑊投屍煮之擬使北向展轉向外更令內侍以鐵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沾內侍手皆爛成棄棒走骨仍外向乃葬之 胡閏傳略曰成祖入京首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閏衰經慟哭聲徹殿庭左右令易服曰服不可易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爲動命武士擊其齒齒盡抗聲不絕 景清傳略曰文皇入京諸大臣多死清獨降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王旣即位欽天監奏昨夜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疑之適清緋衣懷利刃入欲行刺搜得被縛清躍起罵曰吾所以不死者欲以報仇也豈肯北面事亂賊耶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噴御衣帝益怒命割膚剔肉刷以鐵帚貫之以芻繫長安門是夜帝夢清遠殿追逐心惡之旦日輦過屍側繩忽

斷屍行三步作犯駕狀乃焚之而滅其族 陳迪傳略曰成祖入正大統召迪責問抗聲指斥不爲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迪叱勿言慢罵不絕口命姜鳳山等舌鼻與食迪曰忠臣孝子肉非亂臣賊子比也比死罵不輟聲 于謙傳略曰英宗北狩朝野洵懼謙獨任兵政內繕守備外設嚴疆人心恃以無恐無何也先擁數十萬衆直逼都城戰却之謙於王事止宿朝房未嘗歸私第自奉菲薄不異寒士天下莫不稱其忠 鍾同傳略曰景帝時懷獻太子死同上疏曰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宜蠲吉具儀請沂王復儲位後羣臣言者相繼下詔獄或子杖左右言事由同倡罪當死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初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之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辟亟歎同忠臣忠臣 楊瑄傳略曰瑄子源爲五官監候正德初劉瑾等亂政源數因事納諫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瑾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世廟識餘錄曰海瑞爲戶部主事上疏言時政激切世廟閱之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明紀編年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世宗怒命杖一百血肉岔起乃下刑部擬罪有臨刑詩天下傳誦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忠三

原令德 高行 左傳忠為令德 高行 城郢 復陳 左傳楚子囊城郢事詳忠二 宋語孔子讀史 增元氣

要言 朝政 清貞 自守 望日 隆新 被疎 忌乃 振古 忠臣 義士 號曰 要言 以致 其意 典製 旗擲 杯飛 入見

宿宰 執向 之德 言以 首望 刀飲 以賜 之酒 以杯 擲妻 宿語 謂其 降徽 忠大 馬妻 衛社 稷

竭股 肱事 虎流 泣臣 社稷 之衛 蜀志 諸葛 亮傳 先主 召亮 為說 繼安 則發 人是以 說于 晉而 免衛 人趙 孟患 之

馬使人 勿去 曰罪 無所 歸將 加而 師孔 達孟 曰苟 范中 行氏 雖為 亂說 繼安 則發 人是以 說于 晉而 免衛 人趙 孟患 之

氏定將 焉用 生遂 繼而 後入 轉詩 外傳 欽公 之肝 衛桓 公于 榮澤 見毅 盡食 其向 獨舍 溫序 銜鬚 典韋 瞋目 書漢

門者弘 演使 還哭 而後 入自 出納 斷腎 弘演 納肝 劉向 新序 卷之 申 綱曰 汝疑 我乎 吾與 汝背 乃斷 左臂 與

溫序 為讓 羌校 尉魏 統曹 公之 敗于 張繡 也唯 校尉 典韋 力屈 賜以 劍可 謂忠 臣受 劍入 章突 殺數 人重 創瞋 目

而大罵 龔勝 推印 胡剛 懸冠 清高 有志 節王 莽居 攝其 衣冠 懸府 門六 禁祖 剛

可無志 曹洪 傳洪 從太 步討 董卓 水為 卓深 將徐 榮所 殺洪 循水 祖得 失馬 賊追 甚急 洪下 馬以 授太 祖大 齊既 諫洪 曰天 下父

與君易 位使 公下 如華 泉進 諫三 日後 涓一 人商 紀比 于見 餓子 去策 子伴 狂乃 歎曰 主過 不諫 非忠 也

惟者周 生確 乎不 拔松 柏後 涓一 人而 已直 周生 謂弘 直孔 無不 附逆 延贄 赤心 伯顏 白液 言願 死于 敵偏 文

其善曰 為赤 心毅 賦字 至于 妻罵 僕使 皆然 害元 龍王 伯顏 白液 如我 死後 大朝 師豈 愛一 子親 射殪 之豈 愛一 子不 事

二君元 任志 傳志 與金 兵戰 有功 金擒 其長 子以 授中 官不 受退 而上 書謂 事第 一子 親射 殪之 豈愛 一子 不事

北遷不 食西 顧寬 憂呼 而卒 又傳 叔夜 鼎都 督川 陝荆 襄諸 軍上 疏曰 伏望 闕臣 孤忠 使得 展仰 體大

少寬陛 下東 蒲為 身奪 笏中 額唐 紀高 傅鼎 都督 川陝 荆襄 諸軍 上疏 曰伏 望闕 臣孤 忠使 得展 仰體 大

段秀實 等議 稱帝 事秀 實勃 更衣 酌酒 投筆 抽刀 歸書 片紙 使相 信持 歸報 其生 即以 沐浴 更衣 有死 不為 也

表曰臣 奉職 不稱 為朝 廷羞 蓋投 筆抽 刀而 絕引 刀北 關置 眼東 門議 以為 大逆 不道 鄭昌 頌其 忠上 不吾

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 忠 引刀北關 置眼東門 議以為大逆 不道 鄭昌 頌其 忠上 不吾





生為宋昭謀復太和除赤心報國一死而巳云

義士也林而去宋唐書今孤潮國事人有泣大將六人白張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仁乎左右切馬而諫設像以朝史記可謂仁乎左切馬而諫設像以朝史記可謂仁乎左切馬而諫

面戴天臣紀非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也為善則一矢節成雙

人明兵至守將欲致之玉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雙

雲至雖陽與張巡計事玉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雙

留自許何在國志關羽為曹操所殺萬里尋生

陽罪他國終身不取許都之叔孫子孫忠義

惟公所使宋謂李多祚曰我河東步佛子孫忠義

國將成敗見縛飛奇其死曰吾不殺汝子孫忠義

使終不顧今日之謂李多祚曰我河東步佛子孫忠義

國將成敗見縛飛奇其死曰吾不殺汝子孫忠義

忠義分也若蒙公恩謂畢吾事晉不知敢求生

客謂成仁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

孔曰成仁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

自異耶伯彥所曰君從今每見深矣盡謂義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相聚如昔使北史帝西還侯俠以妻于易國

衣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補邊匠地極寒滿常衣葛衣明年過

者遇之相與且別去言今永決不可復相見矣竟莫知其終日語

已一統志其徒曰魏公警與城俱亡君屬亦不失為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生

丞還志其徒曰魏公警與城俱亡君屬亦不失為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生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世情臣令江都歸論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圖復讐

孝寬則可為尉佗不足法

明男兒生當與國同休國亡則死

若有人帶持

言惟景衡得此理之謂也

我明日當戰

其靈坐所有引箭刀幾無故自

動若有人帶持

言惟景衡得此理之謂也

以家財未嘗

其家以歸楚州城被難

百官左右皆

奔散惟細獨以身捍

布衣放

均之一死勝爾實多

主死在旦夕

吾故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

有知其說者

各盡所能當仁不讓

宜忍害公

何辭死國

賦用况公患

義豈忍如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宗駕軍與時

亮相失汝為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

麥鐵杖不知

柱父炙額

不羞而聞死

兒手中乎

尚擬北邊敵

自請擊之乎

臣之聽

不與而發忠不以不謀而從

不與而發忠

不以不謀而從

顏平宋時取

玉桃盃帝乘之無驗

遺言是乃民

之望也

豕

河北大旗

莫不感泣

劉一統志

豕

河北大旗

莫不感泣

劉一統志

豕

河北大旗

莫不感泣

劉一統志

豕

河北大旗

莫不感泣

劉一統志

喻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標四字

宋紀喻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考宗深歎賞

反清豎瑣邑門書盡忠報國四字 入秦不返空憐正則之形容 命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

原宇正則懷 王去泰不返屈原賤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彙苑張九齡言嶽山象

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諫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為下又帝每擇相輒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 宋文天祥傳天祥對策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實

宋紀 章得象為平章事帝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 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豈由此也

忠四

髮動 唐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衙莫敢收有張 縱飲舞劍 唐紀李元通為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

州 德者得其發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縱飲舞劍 唐紀李元通為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

曲終仰天歎息瀆腹而死 願為漢鬼 漢紀王莽執政召虞後為司徒俊仰天 吾膝如鐵 高郵志元李齊誠

寸斬不恨矣元帥奔蓋 忠告三卷 元紀張善告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 南家好漢 宋史黎川通判

敢曰此兩 僵立瞪目 宋史徐應鑣傳宋其尸并中皆體立體目面如火自焚 文不可草 宋許龍孫傳劉整降

家好漢也 市人右袒 周紀齊門王出走王孫賈呼于市中曰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與求問王子法章

可草遂仰藥死 衣冠獨坐 朝寬大盂出詣官自言狀避志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乎即日投井死

忠五

魏曹植怨歌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 又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

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

滕感悟求其端公且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傳咸集左

傳向為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崇茲心不爽忠

而能力不為利啗古之遺直威黜百端勿使能植 唐李白咏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

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憶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看淚成血 張巡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屢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又夜聞笛詩曰君莫試一臨  
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宋文天祥正氣  
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瀆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厓舍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  
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磅礴列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  
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  
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日暉南冠無奈  
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  
灑淚時 明方孝孺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液交流以死狗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湍提  
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噴殺人如麻滿川谷徧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  
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橋頭萬箭集如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  
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媪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  
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隋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連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  
抱兒遠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  
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  
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

○**表**敕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授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關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表**諭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表**漢諸葛亮出師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早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諄諷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道**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  
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  
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  
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驚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原**賤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賤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  
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為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  
德音

**增**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  
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  
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史傅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  
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賞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  
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旣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  
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  
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  
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  
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  
為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  
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為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

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以昭示于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厠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徇時故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荊園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亡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下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鹵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敘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贊**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真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巖巖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焯直隋庾信表盡諫文帝贊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廻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雜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鑿存亡詎能遣凶暴之累智周萬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尋餘跡暄涼丘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諡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增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以難乎邢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賸可謂死節死義矣 稗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 又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仗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許鄒瀾乘騎逸去時賞至奮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忠義二例

原從鼓子

增奔表軍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空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墜于鼓猶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軍史叔之辭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羽傅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張遼以情問之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三國志關

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辭而奔先主於表軍 原執刀叱攸 舉播救宣 晉書杜育字仲春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效以報曹公辭而奔先主於表軍 原執刀叱攸 舉播救宣 晉書杜育字仲春

薄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牧詣宣宣不迎攸怒曰物性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齊耳何故不見迎欲以

宣懼就下抱育刀叱攸手執刀叱攸宣宣不迎攸怒曰物性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齊耳何故不見迎欲以

下曰欲救斃可練者會比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避丞相光車間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况卒厚贈 備死不賀 碑曰前阮府君為御史太尉阮况嘗欲問命碑呼 三國志王修傳修為表詳別駕魏太祖

者羣臣皆賀以當為備所舉史獨不賀 下馬號哭 擗鼓喧呼 三國志王修傳修為表詳別駕魏太祖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

呼賊已死因曰賊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賊意已死因曰賊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相身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從車行到洛陽乃官從事執記以聞

年國兵南伐可去邪已至燕為

曰主家有禍吾不忍路人邪即留

吾謝曰一德難離人非有利於是

笑請哀慟哭南史沈攸之傳攸之

尉固從事中不可謂賊害不斬生

乃收燕繫遂殺因而點燕因家守

李善傳善本同李元君頭顯宗時

守尹瑛以爲爲主簿嘉平二年瑛

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余勿言曰不言將克乞乃釋烹固

車傳張重華以車濟爲金城令時

曰死壯非離節以禮受任同之身

彭越頭于洛陽詔有敢收視者斬

晉江統傳統懷太子廢費后風有

諸生統傳統懷太子廢費后風有

五言豈從漢帝之招坐上三千僅

而反馮綰曰君言視吾家所小有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驅護蠅

者也後孟嘗君就國于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終日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者乃令見之

忠義二

原詔復七賢

白帖表程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黃巾軍敗與功曹

理無兩直

晉張軌傳後漢吳詠

太尉龐參探賢相誅罪應身各引諺寫証錄得免詔復其子孫自

市而文為之悲後吳奮為太守者小經之死細子獄中吟鐘會

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下何使雄遺生背死以立子時乎

願以身代遂前就顯名安可負君見終言機冤吏知極義烈謂曰

天歎曰陸君二弟是顯名安可負君見終言機冤吏知極義烈謂曰

安可負君固言桓康裝擔南齊書相康傳宋大明桓康隨穆春秋

山中與門客歡飲揚球之等四十餘人相結復歸江南

破郡獄出祖安懷曰豈可使祖士職無後乃必同其難

竊逆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孤得無預報耕錄劉備南且富商曹氏叔曹諷死以孤託之叔

赤孤得無預報耕錄劉備南且富商曹氏叔曹諷死以孤託之叔

事耳寧望求報裁力辭不受叱令北向

城無虛井宋紀元多兵克潭州李希與盧井沈忠木舍室相死

枕中出二楮明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曰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

不若牛馬耶即寡婦則身然財雄一狀項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三女婿兩即寡婦則身然財雄一狀項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忠孝一

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駉駉豈

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史記趙世家曰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子世家曰爲人子者母以有己爲人臣者母以有己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度以異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間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 晉書段灼傳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戚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讀書筆記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 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爲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

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漢書廷篤傳曰篤謂前越雋太守李文德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 世說曰吳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于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 卞壺傳曰壺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眵眵見父沒相隨赴戰同時見害眵眵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焉 南史劉敬宣傳曰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爲戴僧靜所殺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梁書謝蘭傳曰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琴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遣巒于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勛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傑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公嘗赴并州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

源東京留守愷之子也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俘爲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  
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郭東  
谷贊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  
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宋史楊政傳曰  
政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  
毅嘗爲國史編修官明兵入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  
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 元伯顏不花的斤傳曰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  
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  
夫人耳八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恨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  
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明鄭克敬傳畧曰克敬官御史常  
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  
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一統志曰朱益永樂末進士廉靜寡欲宦遊不挈妻孥卒時惟一僕  
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  
竟瘞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 一統志  
曰劉翊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內閣呼爲東劉先生而不名居家孝父母沒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  
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禪于國孝表于鄉爲一代名臣云 明馮恩傳畧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鉉方獻夫之  
奸逮繫詔獄幾死于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  
乃出一家邪





尼釋之之言壁華元明帝之戒所乃心本朝晉書武帝時吉提守魏與符堅違將來攻力不能抗不食而死  
守節拒世篤忠李乃心本朝宋史杜衍為宋賢相卒時年八鄉里易名屯田郎中焚黃之夕芝生墓上詔以  
所居為忠孝鄉孝芝里

忠孝五

原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  
懷出奉之義義軒政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  
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  
禮早蒙丹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書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  
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忠于國  
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况稍知詩書識  
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負求才之意傳曰為人子止于  
孝為人臣止于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明宋濂荅郡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  
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于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  
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  
也濂嚴父年垂八十且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  
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

管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于孝經也仲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  
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絕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

孝一

爾雅曰善父母為孝

釋名曰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

書曰奉先思孝 又曰恪慎克孝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曾子曰有三大孝尊親

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

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歿而不能讀父

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

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又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又曰白華孝子

之潔白也 孝經鈞命曰國多孝則風雨時

又曰孝子如醴泉

孝經左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

巢 漢書賈誼傳曰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延篤傳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

北史孝行論曰塞天地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

焉若上智秉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功其美一也 莊子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孔叢子

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恩祭也

小學紺珠曰孝則生福 又曰治身莫先於孝

孝二

增拾遺記曰冀州之西一萬里有孝養之國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

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

天則周公其人也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曰張仲孝友 列女

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色綈爛衣常取繫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雉鳥

於親側 說苑曰閔子騫早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

寒失朝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

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

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臯

魚曰吾失之三矣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

於親友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 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

弟子識之足以誠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需襟常以一夕五

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

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sup>音</sup>跣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

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未嘗不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憂也 漢書刑法志

曰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萬石君傳曰萬石君歸老於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希廁<sup>音</sup><sub>投</sub>身自澣洗<sup>師古曰中帶若今言</sup>  
汗衫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金日磾傳曰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

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磔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孔奮傳曰奮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

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江革傳曰革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誠賊是以不忍犯之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母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

稱之曰江巨孝 東觀漢記曰黃香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褥而親極

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

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母慙而還之 續漢書曰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

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

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共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東觀漢記曰趙咨性至

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

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 蘇氏家

語曰漢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搜神記曰董永東漢末家貧

傭耕以養其父父歿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為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十營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為永

妻永與俱詣錢主遂織絹於裴氏織三百縑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

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蕭廣濟孝子傳曰東漢末媯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關通章不省號

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魏志高柔傳曰時制吏遭

大喪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閱何言毀邪促

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晉夏方傳曰方家遭疫孺父母

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 許孜傳曰孜立宅墓次丞丞朝

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圖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桑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

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圖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桑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

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妙諭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王哀傳曰哀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 王延傳曰延事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

滋味晝則備貨夜則誦書 首氏家傳曰晉荀顛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

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晉書曰王戎母喪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和嶠父喪禮法自持而哀毀

不踰於戎嶠生孝戎死孝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元也母葬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

斷絕至七祭嘔血而死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隨父母臥夏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

我及父母也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遭母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事流涕悲不

自勝 殷仲堪傳曰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又父常患

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而對曰臣進退維谷 師覺

授孝子 曰晉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以食覺有味便吐去 何子平傳曰子

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

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居喪每至墓所草為之

枯白兔白鳩馴擾其間 丘傑傳曰傑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汝敢生菜遇蝦蟇

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蛭斗子數升 謝貞傳曰貞七歲時祖母阮氏苦風眩

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見祖母不食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哀頓地絕而復蘇 司馬嵩

傳曰嵩字文昇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毀骨立服閤以烟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

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頰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 魏書趙琰傳曰琰以不

得養二親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蕭祗傳曰祗子放隨父至鄴祗

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舍前有二意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為至孝之感 北周陸通傳曰通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

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隋李顯達傳曰顯達父

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樵遂至滅性 薛濬傳曰濬母亡歸葬時值隆冬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行五百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 田翼傳曰母臥疾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亦不食 李德饒傳曰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劉德威傳曰德威子審理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輒疾病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神明吾一顧念病輒聞 唐竇抗傳曰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母卒數號絕 鄭善果傳曰善果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李迥秀傳曰迥秀母少賤妻常詈騰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書段秀實傳曰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迥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崔輿傳曰諸崔自成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夫人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宋王仁鎬傳曰鎬拜節度使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為不如負米之樂信矣 張齊賢傳曰太宗命齊賢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尋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 顧忻傳曰忻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家傳曰象事父母以孝聞號泣營葬聞者悽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布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遠近目為成孝子 杜誼傳曰誼父母喪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閘泥水沒胛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而號然後去 支漸傳曰漸年七十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蛇狸兔擾其傍白雀白鳥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遼史耶律安搏傳曰耶律安搏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祖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為令器及長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陳頰傳曰頰父光仕宋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頰聞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

殺人光繫獄榜掠不能勝因自誣服顏請代死太守哀之未敢決會帥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兩釋之 元史蕭道壽傳曰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夫婦親侍櫛沐必俟母食而後退食母寢而後就寢出必告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而受母命起乃起起後再拜謝色喜乃退 畢也速吞立迷裏氏傳曰父喪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湧起 劉通傳曰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年八十五目忽復明 湯霖傳曰霖母病熱思冰時天大暑求之不得號呼累日池中忽聞夏夏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漸也奉母疾愈 輟耕錄曰陶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躑躅牀箕衾褥醫莫能愈明元搥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禱於神將割一鬢為湯劑引刀欲下忽有鄰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視其書藥方也鄰兒醒叩之無所知遂如其方治之母終身痛不再舉 明一統志曰洪武時顧仲禮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為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 明蔡遷傳略曰合肥陳文者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封東海侯謚孝勇明臣得謚孝者文一人而已 洪武實錄曰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常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瘴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禱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差人以為孝感所致請表其門曰孝行 宋濂危孝子傳曰危貞昉父孝先坐法謫役貞昉以身願代上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質體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 陳繼傳略曰繼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行灌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帝聞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永樂中舉孝行仍旌其母曰貞節 儲福傳略曰福殉靖難妻范與其母韓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澣衣澗邊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廬墓傍年八十餘卒卒後席草不復生 劉文煥傳略曰文煥早喪父奉母至孝躬自築墳哀毀骨立嘗鑿墓傍不數尺泉湧出味且甘泠人呼為孝子泉

孝三

原循咳

倚門 東廣徵補亡詩南陳孝子相戒以養也儒彼南陳言采其贖師覺授孝子傳趙狗幼有李姓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報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

侯 嗣服 繼志 詩 婦 益 一人 廉 侯 順 德 永 言 孝 思 昭 哉 嗣 服 之 禮 記 曾 子 曰 孝 者 先 意 歸 焉 後 莫 戴 良 傳 良 字 叔 鸞

儀 家 貧 無 人 鳴 鼓 每 至 哭 哭 隱 之 時 常 有 雙 鶴 警 叫 先 意 察 色 東 觀 漢 記 法 郁 守 叔 異 年 五 歲 母 患 病 不 能

飯 食 不 飽 抱 持 啼 不 肯 飲 食 母 懼 之 強 為 餐 飯 欺 言 已 愈 錫 類 奉 先 類 書 奉 先 恩 孝 爾 心 動 自 然 感 其 孝 乃 以 米

氏 以 示 疾 失 明 彦 不 應 聲 名 母 病 久 婢 使 數 見 淫 聲 類 漢 蔡 邕 行 取 至 孝 王 翁 未 歲 荒 饑 賴 拾 糶 以 異 器 是 異 物 藏

絕 而 復 蘇 目 豁 然 即 開 笑 若 分 堪 抱 柰 眉 見 而 開 笑 曰 黑 者 味 甘 奉 母 亦 者 味 酸 自 食 鹹 糶 其 孝 乃 以 米

實 母 命 守 之 每 風 雨 祥 輒 抱 樹 而 泣 禪 窟 鹹 鄉 陰 雨 則 穿 窟 避 後 母 營 墓 拾 遺 記 於 墓 南 作 一 禪 窟

俗 謂 之 藏 尸 德 無 加 行 莫 大 孝 經 聖 人 之 德 無 以 加 于 孝 赤 烏 巢 門 白 兔 遊 墓 華 陽 國 志 吳 順 養

將 母 通 成 墳 以 免 游 其 下 羅 威 進 果 殷 憚 持 瓜 耕 耘 為 業 勤 身 苦 體 以 奉 供 養 令 名 署 門 下 吏 不 就

孝 子 傳 殿 樞 七 歲 喪 父 家 毀 毀 惟 不 復 舊 居 朝 暮 供 侍 異 果 珍 味 隨 時 進 母 未 嘗 先 食 陳 紀 畫 像 丁 蘭 圖 形

畫 像 百 城 以 廟 風 俗 元 方 賞 之 子 也 至 德 絕 俗 才 達 過 人 丞 丞 色 養 不 離 左 右 豫 州 刺 史 嘉 其 至 行 表 上 尚 書

叔 妻 從 蘭 妻 有 所 借 蘭 妻 跪 拜 木 人 木 人 見 蘭 為 之 垂 淚 郎 縣 嘉 其 至 孝 通 於 神 明 遂 上 之 圖 其 形 於 雲 臺 春 氣

夏 木 地 義 天 經 其 德 為 孝 注 曰 火 木 之 子 夏 火 之 位 至 夏 而 盛 故 為 孝 經 夫 孝 天 之 經 也 地 之 義 也

烏 棲 冠 上 泉 湧 舍 傷 弱 死 謂 曾 子 恐 孝 三 足 鳥 棲 其 冠 劍 漢 書 泉 湧 母 好 江 水 詩 雙 雁 同 出 身 先 鍼 灸

食 不 鹽 酥 梁 庚 沙 彌 傳 母 劉 病 篤 晨 夕 侍 側 衣 不 脫 負 母 衣 屨 常 時 以 身 先 試 不 鹽 酥 盡 則 齒 痛 以 血 引 去 謂 晉

綿 定 奇 溫 朱 百 年 母 以 冬 月 居 喪 三 衣 無 絮 百 年 自 此 不 脫 衣 屨 常 時 以 身 先 試 不 鹽 酥 盡 則 齒 痛 以 血 引 去 謂 晉

悲 傷 思 遠 亦 為 感 泣 洋 蒲 荷 不 舉 雕 胡 自 生 唐 陳 叔 達 傳 常 求 不 能 致 口 思 宿 食 無 時 聲 盡 則 齒 痛 以 血 引 去 謂 晉

之 女 躬 自 采 擷 記 顧 翔 少 失 父 事 母 至 孝 母 嗜 雕 胡 餅 常 率 二 燈 照 墓 一 石 依 舟 前 常 有 二 燈 來 照 至 明 乃 闕

以 舟 派 之 患 流 急 後 江 心 忽 湧 出 一 石 舟 乃 可 依 人 以 為 孝 感 病 從 指 入 酒 向 足 流 禪 史 唐 崔 善 禮 度 有 若

成人 晉 書 韋 忠 喪 父 哀 慕 毀 骨 杖 而 後 起 司 空 裴 君 器 之 病 從 指 入 酒 向 足 流 禪 史 唐 崔 善 禮 度 有 若

有 項 覺 疾 從 指 入 俄 而 通 身 所 苦 遂 愈 既 持 節 即 多 飲 立 盡 帝 謂 文 本 曰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言 白 中 使 請 自 執 器 以 飲 父 文 使 弟 之 直 言 既 持 節 即 多 飲 立 盡 帝 謂 文 本 曰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弟 願 得 為 兄 少 孤 母 文 所 鍾 念 者 弟 也 不 欲 離 左 右 今 若 出 外 母 謂 無 此 弟 是 無 老 母 也 得 將 出 之 文 本 泣 曰 臣

兄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奉之日長

孤性至孝感父樹墳塋未收家貧無以取

必有乘白馬逐鹿者往如言秋是最小孝子

雞晉書祖納性至孝方食雞自炊費可養

朝暮送粥孝苑宋陸時雍補郡學士念母

廬棲小鳥 門帶長蛇 潛孝傳 殿陶年七

動 操瓶湧泉 種瓜辦葬 拾遺記 曹曾

瓜半 歲朝採瓜子 藜便 約不敢違 啼非為痛

復生 說新語 范宣年八歲 後園挑菜 誤傷指大

問痛 答曰非為痛 身體堅也 蘇氏家語 程堅

母哀 泣下 有馬每聞也 哭 輒淚 未覺 每與

黃中 終日憂懼 必先其母 老矣 輪蹄 外傳 曾子

起常 往來 慶大 業初 調狐 皮郡 縣 大獵 子

下 綽 止 僕 御 中 常 從 謁 文 成 博 勿 為 法 考

害 乃 張 巨 斧 盡 砍 在 虎 掌 中 三 亦 死 立 法 考

木 蘭 是 女 郎 下 詳 孝 二 讚 誦 為 首 考 叔 稱 純 孝

箇 梅 放 一 枝 至 孝 六 月 一 日 其 母 年 九 齊 壽 於 初

夫 各 贈 風 吹 即 倒 籠 負 為 安 崔 九 齊 壽 於 初 江 見

陽 建 安 五 年 關 中 始 開 出 北 歸 而 其 母 不 能 行

生 車 厘 山 危 險 乃 以 負 之 雞 安 乃 籠 威 其 母 獨

本 傳 母 氏 嘗 遇 石 避 而 不 負 之 雞 安 乃 籠 威 其

少 能 有 孝 行 為 之 祖 給 先 所 受 遂 常 先 孝 有 遺 老

中 問 藤 之 穿 史 宋 濟 臨 旦 已 累 粟 結 丹 實 生 數 顆 老 病 遂 月 寒 又 相 病 雁 門 解 叔 謝 母 疾 夜 庭 中 折 樹 下 拜 果 山

帷車袖劍 乘馬逐鹿 三國志 魏清外祖父趙不安為同縣人李壽

力耕請 種時荒 旱苗枯 明徵每至田中 泣居數日 有自田還

至時果 善於苗 即謂其 元史 帝奇之 賜與叔 晨午分膳

不食羊肝 生北齊書 欲除米為粥

踐地避石 叩冰名鱗 山堂與母客南

惟敬麥粥 不食羊肝 生北齊書 欲除米為粥

相戒勿犯 令視為法 備華秋傳 其家貧

不遠親存 乞留京 因政知 澶州 辭之日 太宗

馬暫輟 躬拾遺 記 奇 居 喪 所 居 火 災 之 故 陰

鳥常銜火 久 曰 少年 常 有 酒 餘 亡 限 見 竭 殷 洪 源 勤

必先母老 相戒勿犯 令視為法 備華秋傳 其家貧

樹為之枯 斧不可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 凡十志 樹 為 之 枯 斧 不 可 拔 注 著 紀 王 親 故 不 願 仕 良 規 每 出 必 扶 植 上



劉茂養親竭茲筋力 孔嵩備卒變乃姓名 後漢書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 對芋嗚咽難勝 今日聞筆悲哀頓絕 說郛于文宗七歲喪父父母種羊時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不復

孔門高弟見益母而思 王氏諸生廢蓑義之詠 毛詩注疏王風中谷有蓀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 成溝渠而注地慘矣娥金 綠簷竿以上天冤哉青血 孝苑李煥父吳大帝時感 晉書王璩事詳孝十二 君病未復成禮而終 青注益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注二十里所散金億萬計 姑衣紅帕之神人恍惚告語 異記賈

公姑者血上天血乃歸 婦不殺 溪虎山龍之異類亦助號聲 黃衣紅帕之神人恍惚告語 異記賈 而父歿於墓六時 婦哭常有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 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速愈後果十二年而卒 大人未見豈容冬李之先嘗 童子何悲為有桑林之 可葬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

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 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 董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 子何悲新于桑東封公侯快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乃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

容莫覩 法然流涕 五代趙說梁陶黃門李直五歲喪 母 母在時染衣于外 歸抱之號泣聞者酸感 賜七年之粟竊幸非虛 太尉驚五歲之兒乃能如是 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而掘之得粟十五鍾

狗父守大良平末尉史太尉來攻階大良平全家被 俘太尉將殺寧狗狗請曰勿殺我父當 殺我太尉驚問曰是兒幾歲 邪寧曰五歲兒能如是 吾當全汝家命由是寧家得還

孝四

原盡歡禮記于路曰傷哉負也 生無以為養死無以 葬 草任功述異記為 白鳩郎 捷神記 鄭弘 隱

在喪致哀有禮也 孔子曰 毀哉 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母終未葬里中火燭 執骸而殮 陶潛孝傳 庶幾者 舉為孝廉 朝廷遇石船覆 船載而殮 船人 桑枝得藥 藥人勿告之曰 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

枝上 祈驚起往視 果 惟在諸君 老國賊 以乃臨芝 頭曰 魯陽 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 得藥進之 母病立愈 惟在諸君 老國賊 以乃臨芝 頭曰 魯陽 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

得免 烏為銜環 徐廣 孝子 傅巴 郡文壤 母死 兄弟二 助以成墳 不用 金鏡 療目 晏注 張元 傳元祖 發明 元恒 親之言 遂請 七僧 燃七燈 七日 夜 轉藥 經 願 祖 自 見 明 游 先 白 母 五 代 史 母 母 所 不 可 者 未 嘗 先 人 遊 經 七日 其 夜 夢 一 老 翁 以 金 鏡 覆 其 目 越 三 日 祖 自 見 明 游 先 白 母 五 代 史 母 母 所 不 可 者 未 嘗 先 人 遊

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謂不多 水退瞿塘 其夜水忽減退 既渡水社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預如機本不長 車不能升 孝元 梁 蕭 上 不 能 升 母 止 典 獄 以 聞 武 帝 即 幸 鈞 即 見 帝 帝 然 是 何 謂 不 多 南 史 梁 元 帝 嘗 欲 與 人 遊



之似曷增爾度以介丕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榮榮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情其恪白華絳跖  
 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疊疊志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件最葩莫之  
 點辱 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悼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  
 下曾閱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枯風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  
 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  
 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  
 戴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  
 茫茫太極賦披理殊咨生不辰仁孝風祖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誌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余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元運  
 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寥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特望晨遲顏婉戀懷袖極願  
 盡歡奈何慈妣歸體幽挺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于事親上下無怨不惡于  
 人孝無終始不雜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明太祖思親歌曰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動雛翎少  
 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內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  
 飛緊相隨難知反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歡歡款款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鳥乎將何  
 伸

**賦**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管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橋觀先帝之舊營步壁壘  
 之常制識旌旄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尋歸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  
 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劬彼劉公之矯矯固  
 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詠博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  
 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担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  
 端冕而大觀載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煇騰絕風以逸鶩庶遐蹤於公且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橋

於揚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笋王斲冰以鱸鮮羨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燧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一作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依甘果樹接青陰不娛恍於懷抱惟罔極而纏心寒水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朝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蕪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詔漢宣帝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類師古注曰繇謂役使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殮送終盡其子道北周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曰皇帝諭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閭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詔表其門閭

**○**表晉李密陳情表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疆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瑩瑩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

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疋贏之極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今臣亡

國賊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

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晉書**孝友傳前序曰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劬集苞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棄新流衝銜索興嗟洒風樹以墮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身以匡懷履水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祗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詩玉之社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羸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我烈祖暨於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祗降之休瑞兔馴擾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不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幹同心墳有馴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既以爲已華惟余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象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蒼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連瀉

**蜀銘**明西蜀劉瑞孝娥井銘曰天柱斃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蛾痛父冤冤莫泄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 **晉**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竭 城岳飛

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為吏祿不及釜尚炊炊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車常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前漢翟方進傳曰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 後漢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文謂不廣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堅伯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吳魯肅傳曰孫權貴重肅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晉何琦傳曰琦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及丁母憂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巨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文人事 南史薛濬傳曰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 梁書謝朓傳曰明帝徵朓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給以卿祿 劉之遴傳曰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母年高故令卿錦衣還鄉盡榮養之適 徐孝克傳曰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知其以遺母也啓聞宣帝嗟歎良久勅自今有宴孝克前饌並許將還餉母 陳何子平傳曰子平除海虞令祿惟供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慚而退 孝苑曰隋費冠卿登第後母歿遂廬墓終身歎曰得祿而親不在何以祿為再詔不起 說苑曰唐岑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帷帶而事母獨以糞養聞 人物志曰唐丘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之半 宋史王萬傳曰帝以萬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十貫田五百畝以贍其家 張巨源傳曰源弟侶事母至孝帝賜其母粟帛 元史布魯海牙傳曰布魯海牙性至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原姓養 烏哺 孝經日用三牲之養 白 良公車路事詳不孝二奉乃 將吏拜迎 公卿上壽 遠志至德 遠出迎所

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服終舉賢 家語子路事詳不孝二奉乃 將吏拜迎 公卿上壽 遠志至德 遠出迎所

歸諸軍吏皆拜道則觀者禁之 後漢張霸傳俱如金章奉立養極歡 拜求王導 賀有孫權 虞

王導以下皆拜義後辭京師適會後漢張霸傳俱如金章奉立養極歡 拜求王導 賀有孫權 虞

唐參議張公輔以母老無志願雍為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如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 求兼京兆 不擇南州

以善養乃是尚可以千晉書綏化初出告伊年曰焯不復應進士果矣伊川曰子非微賤世亂流離遂有殺母意汝

耳而後能如此否至感書綏化初出告伊年曰焯不復應進士果矣伊川曰子非微賤世亂流離遂有殺母意汝

行必均也師登問之至吾小未榮養使老父耕此牛聲苦 百口必均 二親無恙 門內書集向能為學為士持

一唐韋應物送周少府詩 乃為主簿 遂改連州 郎晉書何詩十歲喪唐憲事母 朝少色養嘗惠甘旨不親後

為植州刺史柳少展歡忻 乃為主簿 遂改連州 郎晉書何詩十歲喪唐憲事母 朝少色養嘗惠甘旨不親後

豈擊母在裴度進曰陛下 乃為主簿 遂改連州 郎晉書何詩十歲喪唐憲事母 朝少色養嘗惠甘旨不親後

手詔存問 中使迎還 寺山 乃為主簿 遂改連州 郎晉書何詩十歲喪唐憲事母 朝少色養嘗惠甘旨不親後

留飲上饌 對客侍立 既具明張倫官下原知府歸 請省郎守過侯父留與飲 倫持榼入江東帝遣使對還

兒持樽酒耳直 灑水燕談 宋陳省華對密三歲侍立 竟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謝君侯 馮俱康寧 主之

不脫朝服 未嘗君羹 曰家貧汝隱小字彥深 歲深便 曰居家人欲改適之 報恩自誓 對之流涕 及彥深拜太

常野還 不脫朝服 舍肉見公 子相 宜陽國太妃 嘗 小 傳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 情有獻於鄭莊 忍令若曹樂 將為父母榮

皆青紫 後漢書胡廣年已八十 而心力克壯 嘗 小 傳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 情有獻於鄭莊 忍令若曹樂 將為父母榮

事文類聚 宋范正公為參政 時亦已早 我負時與 忍令若曹樂 將為父母榮

清念無以 供養特給 日契加賜 牀帳 晉書山濤傳 帝以壽 莫與此 仲山政官南都 巨源特給 日契 舉進士為戶曹 主

**求補外職**孝苑宋何履天官游中朝久未得歸賦讀親十三篇如毛詩與家人志  
承替在左右無表上進以求補外朝廷其志欲後南達官皆計迎養  
連士人多其孝瞿然起就宋就陽修撰石曼卿某去其宗推思三擇祿耶憂於雙然起親之初特為作殿  
志張歙息獻左右二年禮亦右之官文帝引連會建始特親問破吳殿及今為榮合璧章類趙康靖公築會郊  
曰公乞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當吳例升堂慶母又曰趙隱輔政他宰相一子京官  
唐蓋萬傳滿請老珍時國區優游自怡家變財而子華為求為知院官兼充許康佐苦家貧母老求為知院  
工部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官其榮  
命皆不肯就人侍左右如褐衣唐書韓偓母韋氏使時  
皆如其為親屈

**祿養四**

**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思加鄧國太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侯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鸞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岑參送李賓客荆南迎親詩曰迎親解望苑恩詔下儲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  
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  
詩曰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  
馬迎惟慮郡齋賓友少一杯春酒共誰傾

**書**隋薛濬與弟書曰自釋褐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祿喜遠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

**序**後漢孝友列傳序曰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  
亡本樂之道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  
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取祿親也存誠以  
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